



831253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讓男森坊覆較

謂案公姓蘇氏諱軾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壬子年辛丑月癸亥日

泉先生全集蘇氏族譜云蘇氏之先出於高陽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也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建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封平陵侯建生三子長曰嘉為奉車都尉其後曰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有味道者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味道者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味道者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評行狀云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謂蘇老泉者公以稱其父之墓也集有老泉焚黃文可證時惟蘇氏子孫稱之而兩宋文人震於其墓皆稱沿稱道遂謂以為字舉目為蘇老泉而有加以先生者矣茲在粵無嘉祐集偶得元明刊本而卷帙殘缺其名曰蘇老泉先生全集今姑承之稱老泉全集東坡全集稱本集詩集稱某註樂城集

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乙卯

案

時生王宗稷年譜云退之以磨蝎為身官而僕以磨蝎為命若以磨蝎為命推之則為卯時生議者以十二月為辛丑十九日為癸亥丙子癸亥水

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邪相刑晚年多難謂案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癸乘北垣丙辛真化秉天地正氣不納濁流此其性剛多忤也至其文章經濟皆摠泄於乙卯之時然火土全失水木相維限入巳丙午丁未木雖發輝水為損格大抵天之賦命其極致者多與元會盛衰合局要不出其範圍也

年譜所載本不誤其施元之顧禧原註詩下之壬戌日祭卯曾祖泉贈太子時誤今刪年譜及施顧註本已首標其名矣後稱年譜施詳

太保祖序贈太子太傅 蘇氏自味道之子家於眉山二百餘年至

五子最少曰祐以才幹精敏見稱娶李氏其存沒與五代相終始祐生果果

以孝友著於鄉人無親疏皆愛敬之娶宋氏事上謹御下甚嚴果卒於太宗

淳化五年享年五十一以曾孫轍登朝贈太子太保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

果生序字仲先生於太祖開寶六年娶史氏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姑甚嚴能

得其歡心序三子先序十五年卒序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序於仁宗慶

歷七年享年七十五累贈職方員外郎以孫轍登朝贈太子太傅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公生序序三子長曰澹不仕次曰渙天聖二年進士仕至都官

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 欒城集伯父慕表渙字公羣晚字文父生於宋

簿移鳳州司法罷為永康錄事參軍以太夫人憂去官 季曰洵霸州文安縣

起為開封士曹公生渙年三十六正起為士曹時也 季曰洵霸州文安縣

主簿贈太子太師晉贈司徒即公父宮師也 二年己酉除霸州文安縣主簿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一

二

案

編修禮書卒於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年五十八贈光祿寺丞熙寧元豐中以

公登朝累贈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元祐中以次子轍登朝贈太子太師又

案公在元祐中未嘗乞遷其崇贈三代乃轍在政府恩例也傳葉紀年錄謂

公與子由登朝贈三代者非是公於其父始稱編禮公後稱官師今本案從

其後稱曰官師紀年錄曰母程氏大理寺丞文應女是為成國氏熙寧元豐

首標其名矣後稱紀年錄曰程氏大理寺丞文應女是為成國氏熙寧元豐

二次郊恩本集老泉焚黃文不載雜記稱武陽君後以公弟轍執政追封成

國大夫夫人考樂城集建中靖國元年北歸祭墓尚承此稱至政和二年作墳

院記稱先公司徒先是宮師游玉局觀遇青城像凡致禱者七載至是公生

母蜀國太夫人先是宮師游玉局觀遇青城像凡致禱者七載至是公生

老泉全集題張仙畫像云洵嘗於天聖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觀無礙子卦肆

中見一畫像云張仙也有感必應因解玉環易之且必露香以告逮數年得

賦性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矣此公文公生於既

玉局而止於玉局非偶然也墓誌本傳年譜紀年錄年表皆失之今補載亦

生而彭山童彭乃一州之望也稱眉之首縣為彭山以彭篋居山復青條

下成國命任氏乳之稱眉之首縣為彭山以彭篋居山復青條

不哀乳亡姊宮師初不學及公生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言老泉全集送石昌

八娘與賦宮師初不學及公生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言老泉全集送石昌

舉進士時吾始數歲以親戚故甚狎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言使北引云昌言

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察其意甚恨景祐四年丁丑

公年伯澹卒老泉全集澹字希白有二子曰曰伯儉察姪位文位亦

二歲可蔭補以奏伯父之曾孫彭誌稱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先君沒有遺言

及當即位之孫也但宮師作希白而墓誌作太白不知何以異也寶元元年

戊寅公年兄景先卒老泉全集極樂院造六菩薩記云丁母夫人之憂蓋年

壽察明道元年壬申宮師年二十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

一年為寶元元年戊寅而景先卒惟景先生年不詳據樂城集次韻子瞻詩

云兄弟本三人懷抱喪其寶元二年已卯四月二十日弟轍生成國命

一景先之卒在幼齡也寶元二年已卯四月二十日弟轍生成國命

楊氏保之三十始隸蘇氏頽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康定元年庚辰

公年官師學成本集蘇廷評行狀云賦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

五歲官師學成本集蘇廷評行狀云賦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

不喜學年二十有七始憤讀與史經臣及其弟沆為友老泉全集祭史彥

書六年而大究六經百家之書與史經臣及其弟沆為友老泉全集祭史彥

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鷺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

後與彥輔同舉制策皆報罷子凝登進士第宮師初與交正寶元康定間也

此文四言三句一韻其原文前數行適脫四字漫不張俞聞宮師賢亦訂交

可讀屢復之始得其故本集亦多此體也餘詳後條

焉本集張白雲詩跋云張公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

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王稱東都事畧云張

夷簡曰魏元忠所上書不及也詔以為詩西戎犯邊上書陳攻取十策宰相呂

山之白雲溪俞為人不安憂喜性高情澹有超然遠俗之志請築東都事畧

已首標其名矣中都公移判閬州宮傳往視之畱數月歸云以薦知郿陵始

後稱東都事畧中都公移判閬州宮傳往視之畱數月歸云以薦知郿陵始

吏士數日盡獲通判閬州苦衙前法策爭者日至公為立規約公陰督

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畱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聞人恟懼時方關守公

領州事陰為之備民遂以安本集蘇廷評行狀云渙嘗為閬州公往視其規

畫措置良善為畱數月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閬人亦喜之歸本集稱伯父

事為中中都公稱祖序為官傳今皆從其稱張入及中都公二條皆此數年

也慶歷二年壬午首以本集書奏制勅傳銘記詞賦題跋以年月日可考

者為經而佐以老泉全集樂城蘇過斜川集各史及兩宋紀載之與本集

不肯足以補助者皆立案引載其下餘如本傳墓誌及紀年錄年譜之時事

相合者亦皆入載但一事數見語有詳畧不能分註出處惟單見之時事小

其有各說互異及與本集不合者皆辨定從其是者註明某誤聞有時事小

誤本案已有確考毋庸置議者畧去以省繁蕪其本集諸文有事可紀而年

月不詳者則以入以地類載或以時附見各年各案之末以上皆本案書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三

案

之例畧也至各卷詩題有年月可考者亦皆立案或不皆可考而諸題情
事聯屬相去不遠者亦類載可考之後詩有時地可考而前註原編收編補
編有誤及後註沿譌前註或各持兩端者原編不誤而改編反誤改編未誤
而後註苛駁致詩無歸宿者均引確證照新編立案並引原註駁正詩非紀
游紀程及不能盡載者詩仍原編案內不載以上皆本案書詩之例畧也今
書刪生於仁宗景祐三年薨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凡六十五年事歷萃羣
五卷編年詩之首俾知此年之出處進退是非得失以求此年之詩庶有助
焉斜川集已首標其公始知讀書聞天下有歐陽修者如古孟軻韓愈而與
名矣後稱斜川集公始知讀書聞天下有歐陽修者如古孟軻韓愈而與

梅堯臣游漸能通其文辭天下有歐陽公者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
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朱尼為誦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一闋

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朱尼為誦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一闋
公即記首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蓋洞仙歌合也時朱尼年九十餘矣

又四十年足成此詞載遇朱尼慶歷三年癸未八歲始入小學以天慶觀道
事於詞敘詳卷二十一總案末慶歷三年癸未八歲始入小學以天慶觀道

士張易簡為師享幾百人易簡獨稱公與陳太初本集眾妙堂記云眉山
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

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又記陳太初尸解事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

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進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論議公後遷黃而太初成道在海南始記其事詳卷

李伯祥曰此君貴人也木集題李伯祥詩云眉山矮道四十二總案中土李伯祥好為詩詩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三月仁宗易置輔也余幼時嘗見而歎曰此耶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先生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自是想見其為人東都事畧云石介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仁宗奮然思欲振起威德宰相呂夷簡以疾罷歸第夏竦罷樞密使章得象晏殊為相賈昌朝參知政事用杜衍為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樞密副使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同時為諫官聖以求治之意甚銳介躍然喜曰此盛德事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其詞曰於維慶歷三年三月日此盛德事與書開闢闔躬擢英才手鋤姦孽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威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悼重微密君仍相予筆鏞斯協昌朝儒者論政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危言截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闈為予京兆望於議說賊叛於夏汝往使命還寒暑辛酸汝不告之子晚得彌

獨力僅竭矣丹忘義其辭慢悖弼將汝往使命還寒暑辛酸汝不告之子晚得彌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卷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一

四

案

瘵札曰衍汝來予之黃髮事予二紀率履不越遂長樞府兵政毋斃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忠惟修惟靖立朝史職言論礫何忠誠特達萬里歸來剛氣不折素相之後舍志履潔肯為制史幾叩予稱襄雖小官箴予之失剛守粹懋尚修儒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眾賢之進如茅斯拔予望太平日不逾汝皇帝在位二十二年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退姦進賢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千萬年詩出孫復謂曰予禍始於此矣夏竦見而銜之集在太學以師道自居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介始拜太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卒年四十一既卒夏竦欲以奇禍中傷富弼指介以起事慶歷五年乙酉年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仁宗察其誣得不發慶歷五年乙酉年

後也馬不進句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其後公以龍圖閣學士再出為穎州作謝賜對衣金帶馬表始用此聯云臣哀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會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宮師宦於四方自夔巫下荆渚將游京師老泉全集憶山送人詩云岷峨最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顛踰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鳩來游荆渚談笑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巖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瀾蓄不可欄荷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水行

月餘日泊舟自征鞍爛熳走塵土耳黠目眇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湘道
逢塵土容洗濯無瑕痕振輓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
謂公嘗云先君未爲時所知旅 公乃謝張易簡歸成國親授以書嘗讀史
游萬里舍者嘗爭席正其時也

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成國曰汝能爲

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成國喜曰吾有子矣慶歷六年

丙戌十一年僦居紗穀行宅公讀書於南軒本集夢南軒記云將朝尙早假寐

坐於南軒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檻前花木叢茂衆鳥巢其上馴擾翔集閭里異

之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

枝其蠶可俛而窺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一日二婢慰帛

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

足陷於地有窺覆以烏版成國以土塞之窺有聲逾年而止本集記先夫人

先夫人僦居於眉之紗穀行一日二婢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一

窺覆以烏木版夫人命以土塞之窺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而巳此以掘

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焉會吾遷居之間遂覓此宅掘

丈餘不見窺所在謂案公幼居紗穀行宅初不知始於何時及考此文有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五

案

夫人僦居之語乃知在宮師游學四方之後也明年宮慶歷七年丁亥十二年

師歸始改南軒爲來風軒本集此定作慶歷六年事慶歷七年丁亥十二年

宮師與史經臣同舉制策字彥輔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中都公自闕

州解還遇於都門賦詩送宮師下第歸蜀有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

跨驢句遂自嵩洛之廬山游東西二林過圓通寺訪訥老雷蓮久之與雷簡

夫訂交九江謂游嵩洛匡廬二事詳本卷總案雷簡夫陳景回條下又宮

師德山送人詩有歸後十年不出的語自嘉祐元年丙申再出

逆數慶歷七年丁亥正十年也樂城集贈景福順長老詩敘云轍幼侍先君

聞嘗游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游連久之元豐五年以詩居高安景福順公

自言昔從訥於圓通連與先君游三十六年矣茲以元豐五年因南游慶州

年壬戌逆數三十六年亦爲慶歷丁亥其以是年至廬山審矣

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飛騰雲霄無有遠適我後子先擗排澗谷無有喻

易我溺子援破臆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游王城欲食寤寐相持以安

慶歷丁亥詔策告罷子將西轍慨然有懷吾親五月十一日宮傳卒於家年

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於度五月十一日宮傳卒於家年

七十五本集蘇廷評行狀云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

數千首又與曾子固書云軾逮事祖父祖宮師至虔遇隱君子鍾葉同游馬

父之沒載年十二矣尙能記憶其爲人

宮師至虔遇隱君子鍾葉同游馬

祖巖入天竺寺觀白居易墨蹟宮師素不飲棗設醴焉木集鍾子翼哀詞云

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礪斷而其君子

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承於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懇

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劉吾先君北歸君老於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

山扣歷泉石步犖確先君歸君老於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

幄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自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

變滅過電電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東坡鍾子翼

哀詞以四言賦之流也學荀子成相楊倬荀子成相篇註云漢載文鍾業從游

事後越五十四年自海外還至虔州訪得棗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為

作此詞餘詳卷四十五總案遇史經臣於臨江送其弟沈赴獄八月間詎遂還老泉全集

文倉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於虔子時亦來止於臨江繫馬解鞍史弟輔

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將北歸亦既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呼

遂丁大戮故鄉嵩里泣血行役策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中都公需

無自殘謂時史流登第後官於臨江其何事獲告即不可考也中都公需

次京師方監裁造務亦罷歸藥城集伯父墓表方還朝公弟轍時九齡矣字

子由一字同叔因並學於宮師本集詩題體例君沒一亦是一病其中職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一

或稱行者固不同矣至於有姓無名有字無姓及僅稱字與官而無姓姓與

官而無名或稱某君某大夫某同年某秀才者不可勝計除各註節次考出

之人固已不少而前註稱未詳者語復補註多人如卷十五送仲達少卿今

考其姓為江卷十六送胡椽今考其名為公達之類是也至諸所引書牘文

類中似此不全稱謂亦多今又考定其半然未詳者尚不乏也本案書法自

當專列姓名其有官者并為書之今以不可畫一故書法無一定之例惟取

常見姓名之太紛亂者稍整齊之不致如邱明之陋而已題中子由尤多書

法既不畫一以後惟稱子由此則從其親也其有數姓名中入一子由者亦

及之後不更載復請益於中都公告白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為文日有

程不中程不止出游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游

者舉然不然輒為鄉所擯故當時學者雖寡而不聞過行爾曹才不逮人姑

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受教藥城集伯父墓表云轍生九年始

皆慕宮師既名兩公復作名二子說勉之老泉全集二子說云輪輻蓋軫

表語識公於鄉蓋中都公以父憂歸也以上

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

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輒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

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讀此文始知辨茲論驗於十載之前不

是偶然之事以視天津橋聞杜鵑語出於南宋邵氏聞見錄者為不同也

六

案

改南軒為來風軒公於後圃得異石温瑩淺碧扣之鏗然琢為硯宮師曰此

文字之祥也本集天石硯銘敘云賦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

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虛先君曰是文視也硯色表裏皆細星扣

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命作夏侯太初論公論曰人能碎千金之

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蠱宮師亟賞之謂載秦

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老蘇合作夏侯太初論有此數語今考此數語公用於游

黠鼠賦及顏樂亭詩敘中年譜載此條於宮師出游之前非是今改載於游

歸之慶歷八年戊子十三年二月葬宮傅於眉山安道里先瑩之側三月芝生

墓木鄉人異焉道里先瑩之側樂城集伯父墓表云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

於墓木鄉公及子山家勤國定國安國同游學於西社劉巨樂城集送家安

人異焉詩云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白髮弟兄驚我在喜君游宦亦天

倫自註云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又送家定

守鄉園出入奉家庭謂家勤國定國安國同游學於西社劉巨國赴成都教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七

國及其弟安國定國皆從劉巨游與二蘇為同門友勤國之子愿由廣文館

登第對策惟以守元祐九年所行為言蘇轍驚喜曰故人子能不為少年進

取計他日必當以直道顯南渡知閬州淳祐間曾孫大西侍講筵理宗宣取

所上疏讀之改容嘉歎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大字以賜劉巨即

西社劉微之也定國與公同年安國亦往勤國未仕則其子繼起南渡未有

家籤翁者知樞密院不肯籤名降元頗著節義亦其後也茲以兩集所載不

詳諸詩亦無考其事者特具論之又子由送安國第二詩云白首相逢四十

矣因載與程建用楊堯咨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詩木集記里舍聯句

於此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即云

夏雨淒涼似秋余云有容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坐皆絕倒即云

十餘年矣謂樂城集送程建用宣德西歸詩意及自饅頭坐皆絕倒時建用

同巷稅居東西相望艱難奉母成國知其賢嘗決其非貧賤人迨成國沒者

三十年建用始以考謀得陝西歸遂其祿養時程母年七十五猶倚闥也楊

堯咨無考楊為眉之望族中郎公即娶於楊者也宮師又有祭叔母楊氏文

其世為婚因可知諸楊之可考者詳卷二總皇祐三年辛卯十六中都公為

案此條以子由聯句論之要不出十齡作也

祥符

樂城集伯父墓表云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緜賦而

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為叅利畏公託疾而引其子為

代公不可宗素事權貴訴於府府為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

以宗為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

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為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緬愧公言
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為禱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
之蓋宗以賂請温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

復於驪為 囚籠樊又送吳待制中復為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畧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也舉進士知潭州詩云十年嘗作楚書苦為累天鶴
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中復為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以宮復全作考其先後 皇祐四年壬辰 公與劉仲達始往來於眉山
時中復正在犍為也 皇祐四年壬辰 公與劉仲達始往來於眉山

滿庭芳詞敘云予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龍案本集詞下不載此
敘惟引楊元素本事曲集云予瞻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後相逢於泗上久

泗郡中游南山話舊而作又案詞有三十三年漂流江海及流年盡窮途相
守船尾棟相銜句乃元豐七年甲子十二月辰常至泗州作詩見卷二十四

總案由是年逆數三年為皇祐四年壬辰正公年十七時也 卷二十四
註引子由城西社下老劉君詩及自註微之先生門人語載入年譜劉仲達

下牽混為一人非是微之有師道仲達僅年相若之友也讀滿庭芳原詞以
合子由詩二劉自別施註亦以老劉君為劉微之不云劉巨字微之乃其夫

其名矣後稱合註 皇祐五年癸巳 公與劉仲達始往來於眉山
考耳合註已首標 皇祐五年癸巳 公與劉仲達始往來於眉山

作族譜亭記及自允詩 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又蘇氏族譜亭記云鄉人有為
其名矣後稱合註 皇祐五年癸巳 公與劉仲達始往來於眉山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八

八

案

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彼獨何修而得此哉乃立亭於高祖墓壁之
西南而刻石焉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老者顧其少者而
歎曰不克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為不義者起於某人其人者鄉之望人也
而大亂吾族焉逐其兄之遺孤而骨肉之恩薄取其先人之資田而孝弟之
行缺以其妾加妻而嫡庶之別混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謙不嚴也而閭
門之政亂瀆財不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其與馬赫奕足以為
惑里巷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飾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
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周密齊東野語云老泉族譜亭
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與其妻黨程氏大不成所謂
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允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
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逸之故相與釋憾 龍案成國
之祖為程仁霸攝錄參軍與石中表兄弟其怨隙之事雖由於其父濬而正輔亦
之子曰文應始貴顯官大理丞文應之子曰濬即某人也濬之子曰九十九
正輔是為成國之姪又婿也又有之問者不仕之邵字懿叔之元字德孺與
正輔並貴為監司皆公中表兄弟其怨隙之事雖由於其父濬而正輔亦領
險數十年中兩公與懿叔德孺中表如故而正輔則絕不問其有宮師治
矣此書作於紹聖二年乙亥由是年逆數四十年是為至和元年甲午以
合六菩薩記丁亥歲後又六年失女之說考之在皇祐五年癸巳至和元年
已而計其不相從之歲正四十二年也其自允詩老泉全集不載 龍案
甲午 月朔日當食上避正殿改元 通義君來歸鄉貢進士王方女也 龍案

君名弗眉之青神人年十六歸於公事公十有二年卒於京師本集亦稱崇德君據老泉焚黃文熙寧元豐累有恩例當爲是時追封公墓誌爲通義君

今從**九月蜀謠言有蠻警有司不知應變民大驚擾詔以禮部侍郎張方平**

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十一月至境撤兵罷役以靜鎮之至和二年乙未

正月十五日循例放燈已而得始謀者斬之事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以公爲禮部侍郎知

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

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旦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弼穀帛市金銀埋之

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

下兵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入始爲此

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諸蠻秋青敗儂智高遁入大理國乃皇祐五年甲午及智高爲大理所殺始誅其母弟二子則

寇掩擒檻送當在至和元年甲午及智高爲大理所殺始誅其母弟二子則當智高遁去阿儂圖變之時耳

宮師至成都以尺書上之方平與論古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九

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觀所爲權書洪範論審勢審敵審備諸篇獨

以一榻處之曰此王國之珍也因薦於朝使代成都學官黃東 本集張文定

公墓誌銘云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

得出入門下又祭張文定公文云我先大夫古之一天民被禍懷寶陸沈峩岷

未冠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獨于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岷

冠公守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於棘茨

命不下至雅州謁雷簡夫 老泉全集憶山送人詩云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

賢往來與識面復見山鬱盤盤鬱盤歷丁亥錄云游廬山謁簡夫越

簡夫作張方平書以堅之因復還成都 眉山老蘇先生里居未爲世所知時雷簡夫太簡爲雅州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陽文忠

三公自太簡始知先生予官雅州得大簡薦先生書太簡長安人以遺其命官其文亦奇國史有傳上張文定書云簡夫近見眉州蘇洵書述文字其間如洪範論真王佐才也史論真良史才也豈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爾

其不以所業投於明公然後云洵已出張公門下矣又辱張公薦欲使代黃東爲郡學官簡夫竊詳明公引洵之意不祇一學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祇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何檢執政者靳

之不特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於塗
路間邪昔蕭昕薦張錡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
洵之狀至於再至於三俟得其請而後已庶為洵進用之權也謂卷聞見後
錄一書自周必大之流多已議其失實而查註所引之陳公弼事尤為細謬
然博於雅州得此三書則不可謂其非也雷太簡固當時之錚錚者今細讀
此三書太簡與此三公之分位淺深分寸及所以薦之之故皆極精當使非
太簡自為之不可到也又如張方平既已薦之則云年將五十韓歐猶未知
之則云年逾四十九此其有斟酌若出後人僞託不知理會此也其後太簡
在京且以召命相聞老泉全集有答太簡書可據則此三書信不誣矣餘詳後條

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有論著而折衷於賈誼前

贊之論議務取實用不為空言論公所為文據本集有易論書論詩論禮

孟軻論宋襄公論秦始論漢高論晉仲論孫武論梁穀論曹操論韓愈論思伯
侯論賈誼論量錯論霍光論揚雄論史變論諸葛亮論曹操論韓愈論思伯
論正統論續朋黨論及論武王論魯隱公論孔子論管仲論范蠡論思伯
種論商鞅論始皇漢宣李斯論項羽范增論周東遷論封建論如經義經解
策別策畧策斷諸作繁不勝載惟正統論自註至和二年作餘皆少作為多
而不詳蓋當時舉業類若此也公作此類文時郡縣立學未偏而學官亦全
全設雖顏孟二子不列祀典孟子不見孔子揖不跪拜也紀曉嵐氏不讀全
集故見題周公廟詩而駭怪以為非其所見乃管廩井測耳然能讀目錄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十

案

亦有功云 **因以所業謁方平** 一見以國士待之 本集樂全先生文集

度能言唐宋五代事簡則公族兄也學佛齊眾為時所稱 本集勝相院經

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又中和勝相院記云吾昔者始游成都見
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入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
因是與之游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學佛齊眾謹嚴如官府而此院又有唐德
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
精妙冠世又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大師惟簡姓蘇氏眉之眉山山人於余為
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博
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總眾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
莫知其出於師簡惟簡化於紹聖二年乙亥年八十四計得紅硯以遺子
是年公初與交簡年四十三矣惟度塔銘作惟慶疑有刊誤惟紅硯石使軟

由使為之賦 藥城集紅硯賦敘云先蜀之老有姓蘇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

余兄子瞻嘗游益州有以其一 **子由娶於史氏** 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

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為之賦

事姑章旁兄弟君雖少年少過失 **子由娶於史氏** 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

頰川時在崇寧二年癸未年六十五矣史夫人以至和二年來歸惟見此詩

中嘉祐元年丙申 公年二十一 是年四月河北大水河決商河五月京師大

壞太社太稷壇九月恭正月書張方平像於淨眾寺官師作記老泉全集張

謝天地於大慶殿改元 方命擇帥天子曰母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與朕志自定惟朕一二大吏孰爲

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

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如器之缺未墜於地張公顏

亂將亂難治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滌容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

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滌容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

所待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自

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

天下自東旗纛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詭訛

言不祥往卽爾常春兩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

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

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

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張文定公墓誌云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

之但據後各文考之方平猶未行也 并上方平書 老泉全集卷四張待賢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士

案

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頗興廢於世惟三月公與

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三月公與

子由赴京秋試官師將行 道薦爲成都學官不報今春將二子入都謀就秋

試 乃明春赴京據謝范舍人書乃是年眉秋試冬杪至京據范文正公文集敘

乃明春赴京據謝范舍人書乃是年眉秋試冬杪至京據范文正公文集敘

書合考試開封府景德寺二條立案 時史沆已卒而經臣亦病廢強起餞之

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擊我嘉子心壯若鐵

石益固而堅曠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悚肩子疑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

我游京師強起 過成都子由始謁方平 欒城集追和張公道贈別詩敘云

來饒相顧雷連 過成都子由始謁方平 欒城集追和張公道贈別詩敘云

年十八其見安道也後公一年舊說安道局試兩公自於屏後窺之子由問

-5 200 35 945" data-label="Text">

多不能一一預爲引駁後有同志慎勿炫博集增入之幸甚 而官師之薦訖

不報方平奮然曰吾何足爲重進退天下士固永叔之責也會簡夫亦有書

使謁韓琦歐陽修遂資遣之 葉夢得避暑錄云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

官協佐之而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

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採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

忠在翰林蘇明允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辨裝使人送之京師論其居夷簡與其子公著並封申國公此指夷簡也葉夢得此記并謂自閬中出褒斜發橫渠鎮同游崇壽院

方平以公父子屬歐陽其說誣已刪入鳳翔驛驛壞不可居出次逆旅據鞍應夢我聯騎昔嘗會卽指此行也入鳳翔驛驛壞不可居出次逆旅

本集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於是置公使庫使寓過容必館置供饋使人無旅寓之歎此蓋古人傳食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近人或以州郡飾廚傳爲非者猶有餘以還矣歸

宋法大率正供之外地方餘利皆歸公使庫此藝祖公天下之心所以養剝之於民此風一開終宋之亡不可收革故卽此類法不顯著者一端論之雖寸磔安石不足以謝藝祖也公後廢言州縣事體樵途次長安官師上傅

都漕詩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然棄鄉廬切切道路間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說出關中觀關右題壁詩本集記關右壁間詩

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廬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詩壁間不知何人詩也謂公未入仕版已懷歸志其後託此詩以見志者至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七

不可勝計此猶孔明欲出草廬而先計歸隱也然賜眉五至河南馬死二陵湖子房赤松功成而歸古無幾人每閱此篇爲之慨然也嘉祐六年辛丑公再

間騎驢至澗池止於秦閑僧舍與子由雷題壁上經其地則奉閑已死題壁亦毀因和子由詩云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又自五月抵京師

館於興國寺浴室老僧德香之院其侍者則惠汶也登州召還再過浴室惟惠汶在已爲主僧矣又六年自杭州召還又時京師大雨蔡河屢決水冒城

中壇皆壞廬舍折倒老泉全集上韓樞密書云此來京師游阡陌間蓋時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云鋤櫻書築列於兩河口見晴詩以合本紀所載京師大雨事確爲五月到京而宮師往謁韓歐當在秋晴水退人心大定之後蓋此書七月雨止九陌猶汪洋中公登龍津橋觀夜市

星寒月皎燈火煌煌如行江湖道上不知有京國之喧也本集牛口見月詩師大雨霽蔡河中夜浹橫浸國南方車馬無復見紛紛操棹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畫疏星弄寒芒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語龍津橋正對大內八月舉進士於京師人書云眉山去

歲舉於禮部者四十五人得者十三人賦也在十三人之中又范文正公與

公文集敘云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考此二說皆與試開封小異

子由林希王汾顧臨胡宗愈等試景德寺本集和林子中王彥祖詩公自註

舉人景德寺謂林希字子中福州人後代公守杭州官至同知樞密院事

小人也王汾字彥祖濟州鉅野人馮偁曾孫也官至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官至龍圖閣學士胡宗愈字完夫常州晉陵人胡宿姪

也官尚書左丞本集與此四人詩題及王禹偁畫贊皆不云同年而此條亦

不及仍

榜出袁穀首選公第二子由亦與焉袁燮先公墓表云曾祖諱穀秋

侯詳考

二後通守錢塘坡公作牧相得權甚介亭和篇有秋風起鴻鵠東坡蘇公踞

句識前事也謂袁穀字公濟四明人燮所引詩乃本集次韻袁公濟和劉

景文登介亭句鴻鵠集作鴻雁其下云那知君踏踏獨立荆山玉似是科公

濟未第也又公後在杭監試乃妙覺寺三郡士於徐皆高試州衙而子由為西

京考官其所稱洛陽試院者乃妙覺寺可見唐末時試院尙無一定規制任

子恩科如隨其父在官不復回籍應試即由在官路解體尙故後公帥杭迨

過並以詩賦解兩浙路其外省考官亦皆有司擇所知辟召初不出自朝廷

也此皆史家不詳之事合後諸條觀之宋之科場制度大畧已備故附載於

此

九月宮師上歐陽修書并上洪範史論七篇老泉全集上歐陽內翰第一

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章天下莫不

盡不為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轉魚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七

案

龍蛟避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

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踴暢無所閉鬱氣

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

之文也惟李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俛仰揖讓有執事之態

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

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韓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自知止者亦

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者

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

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

近所為洪範論史論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

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察之

本集跋先君送吳職方引云先伯父之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及攜雷簡夫張

方平書往謁

邵博聞見後錄雷簡夫上歐陽內翰書云簡夫頃年待詔公車

執事破聖上不次之知即死之可避而從知執事之筆舌夫簡夫不知刑之可

懼賞之可樂生之可即死之可避而從知執事之筆舌夫簡夫不知刑之可

至於門藩書問不通於左右者且十餘年矣豈偶然哉蓋有故耳執事之官

日隆於一日昔之所以議進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以權位故其一言之

出則九鼎不足為重簡夫見棄於時使與俗吏齒碌碌外官多誇少譽方世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一

古

案

之視其言不若鴻毛之輕故姓名不見記於執事矣夫八重之不為簡肯為
 輕哉方俟退於壘敵之中絕於公卿之間而後敢以尺書問閣吏道故舊之
 情今未能畢其志而事已有奪之矣伏見眉州人蘇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
 謹好禮不妄交游嘗著六簡洪範等論十篇為後世計張益州見其文歎曰
 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簡夫亦謂之曰生王佐才也嗚呼洵於貧賤曰
 中簡夫不能矣然責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於人則簡夫為有罪
 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致以洵聞左右恭惟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為
 天下師洵之窮達宜在執事嚮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天下不以為責執事
 今也讀簡夫之書既達於前而洵又將東見執事於京師今而後天下將以
 洵累執事矣葉夢得避暑錄云張安道不見其隙為嫌也乃作書送之京師
 詢文忠事文忠得明允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修大愛其文辭以為賈
 之非其類即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

不過也遂上諸朝 東都事畧云歐陽修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
 餘日上歐陽內翰第四書云始公進其文獻諸朝公卿士大夫爭傳之老泉
 全日而得召論中書劉子以嘉祐三年戊申十一月五日到眉約計至嘉
 祐元年九月十日止其中適無閏月共約七百六十餘日之數其書約以雷

簡夫書調韓琦 邵博聞見後錄雷太簡上韓忠獻書云簡夫啓昨年在長安
 審均逸名都寢食何似簡夫及入蜀來路遠頗如疏忘恭惟恩照恕見如此故
 居常恨以謂天下後生無復可與議論當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極在西南

而東距眉州尚數百里一日眉人蘇洵攜文數篇不遠相訪讀其洪範論知
 有王佐才史論得遷史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
 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孰與洵抗邪簡夫自念位甚卑卑言不為
 時所信重無以發洵之述遽告之曰如子之文異日當求知於韓公然後決
 不埋沒矣重念簡夫阻遠門藩職有所守不獲搢版約袂疾指快讀洵文於
 几格間以駭公之親聽也但邑邑而已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安
 交游亦嘗舉茂才不中第今已無意近張益州約其暇日令自學所業求見
 今春將二入都謀就秋試幸其東去簡夫因約其暇日令自學所業求見
 節下願加獎進則斯人斯文不為不遇也雷太簡三書其與張方平者
 亦既知而薦之故其言也易歐陽修以天下士不遇為己責故層層擠逼使
 之無處轉身若韓琦雖亦下士然其性持重不可干以非義而位望益崇故
 其書落拓而澹遠特借其所喜之尹師魯以入俟其心自動耳惟此幸其二
 子入都秋試一語意謂入京本有所事務欲求知於琦者故下此幸其東
 去之語攬歸於己審勢三篇因元昊屢叛而發而韓王西事故彼著述則畧
 歐而詳韓也讀此三書不特大簡神氣猶生而聰明伶俐畢出遭之者可謂
 得一知己此生不憾然自古以來何日無韓歐位望之人惟韓歐之不易得
 故如太簡之為人知己者可勝慨哉

并上韓琦 引載數語茲不更載考東都
 事畧是年八月癸亥秋青龍樞密使韓琦自工部尚書富弼文彥博田況書
 三司使除此職其上書時琦已為樞密則亦九月事也

富弼文彥博田況書
 事畧至和元年三月田況樞密副使二年六月文彥博富弼並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時皆在位考宋史田況樞密副使載在二月類如此者或承上事以并書於前或因下文以并書於後各家考見不同手法各異凡綱目通鑑本末長編等書觀往往往不同若尋常之宏簡錄等類是非偏謬更不足道矣至其後紹聖元符貶徙元祐臣僚及徽宗內徙放還各家所載分合所遺多有不一若欲悉考其同異節以此四十五案專其事亦非此五百翻所不能容也故凡於公本無齟齬者但取其大畧而已今舉田況一條爲例

後不載十九日作送石揚休使契丹敘命公書之老泉全集送石昌言使北引云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傍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甚恨吾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推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傍口舌之間足矣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吾之問此矣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本集跋送石昌言引云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元祐三年九月題歸蘇廷評行狀女二幼適石揚言當揚休之弟兒也其文內稱親韓琦與宰執集私第宮師以布衣預會賦詩蘇明允旣爲歐陽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五 案

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公二執政而壯心時傍醉中來句其意氣尤不少衰閑允詩不多見然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句其意氣尤不少衰閑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此條夢得誤以嘉祐爲至和已刪去又譌忠獻爲忠憲考宋史之韓億今知樞密院在仁宗景祐四年改正其所記二詩語所有老泉全集舊本無原作公遇富弼韓琦於道望其容貌心嚮往之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兒惡不怒見善不道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此書作於年二十二登第之後是時韓歐諸公俱未識面父亦不能遽及其子也歐陽知舉疑公文爲曾子固抑實第二其未見公之文字可知某夢得謂歐陽因張方平之薦得明允父子所著書極力

宮師作歐陽修白兔詩平原禽獸亂衰草茫茫就擒執頭鷹搏能保白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颯動槁葉羣竄迹期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曷曷獵夫指之笑自匿苦陳景回治園囿於蔡宮師欲居洛而志未遂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因景回作詩

老泉全集詩敘云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

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浴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而未果景回欲

魚古人居之富者眾我獨厭倦思移居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

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聞君厭蜀樂上蔡古遂欲買地居妻

深野潤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德牽夫追黃狐今君

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吾慮龍案此詩為子由歸老穎濱公命葬郊城縣

章嘉祐二年丁酉昇本御容使契丹龍案時文彥博富弼程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王堯臣曾公亮參知政事韓琦賈昌朝樞密使田況程同中書門下平

至和元年在位者也公以嘉祐二年登朝自此逐年列執政進退於年

下以備龍案正月詔以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本集謝館職啓云會宗伯之選偷疾時文之靡

後嘉祐元年仁宗不豫因諸軍詔言請出狄青於外遂罷青知陳州而代青

者則韓琦也又宋史本紀嘉祐元年八月癸亥狄青罷以韓琦為樞密使所

載事畧亦同據此則長編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權知貢舉並誤本

集宗伯選掄旬甚確以修久為禮部故也但事畧與居士集不符

學士梅摯東都事畧公儀成都新繁人舉進士慶曆中為御史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去

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入知三班院出知杭州仁宗賜詩以寵

其行徙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六十五龍案以本集謝梅

龍圖書考之時梅摯方知翰林學士王珪東都事畧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

案

西

三

直

閣

史

所

使

所

青

而

代

青

所

使

所

使

所

使

所

使

所

使

所

使

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
符特為修辭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等為編排詳定等官
補載以蒞補齋郎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堯臣字聖俞宣城人
詩名始以蒞補齋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
得畱國子監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
試院本集元祐三年權知貢舉乞不分初考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
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眾考官為一處通
限候卷宗之法分考官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
竊意祖宗之法分考官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
今有封彌謄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又題伯父
謝啓云天聖中伯父中都公舉進士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
臣為詳定官而公後於熙寧中亦為編排官或初覆考官所取不當小試
官得自奏請黜落凡此並見本集而自仁宗天聖以來至嘉祐時梅堯
祐熙寧元祐間變改制度為詳特附載以當宋之撫言也
時舉子為文磔

裂詭異相尙或至不能句讀修患之凡文涉雕刻者皆黜
貢舉力欲挽救凡文涉詭異者盡黜之既而得一卷怪其奇澀乃紅勒之曰
此必劉幾也既而果幾時幾在場屋最有聲及黜落士論洵闕然於塗凡
所取士皆羣嘲而聚罵之其後嘉祐四年御試進士題為堯舜性賦修在
殿廬得一卷大喜立真三等乃劉幾改劉輝也修為之愕然此賦為兩宋所
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七

傳誦與其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蓋已撫仿其程文而速化矣然輝雖巖巖
劉文體卒為修所變革章子厚即劉輝榜下登第者文而輝字之道鉛山人有
歸狀元東堯臣得公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
愛民之深愛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
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
創之既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呼命之聲歡休而告之於虞夏其言憂日
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侯休而告之於虞夏其言憂日
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
岳曰繇可用堯曰不可繇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亦可以賞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蓋
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故仁可
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
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以
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
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
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道故曰忠厚之至
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

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查註豐年有高廩詩云頌聲歌盛且多黍樂豐年近見藏高廩迺熟大田在疇紛已獲如阜隱相連魯史詳而記神倉賦且全春人洪蓄積祖廟享恭虔聖后憂農切宜哉報自天謂此詩諸本不載查註從外集收入卷四十八續採詩中合註引江鄰幾雜志嘉祐二年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修驚喜欲冠多士猶疑其客曾輩所為詩疑此詩為試作今附此以備考

抑賞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屠第一義本集不載**三月奏名八日引試仁宗御**

崇政殿試進士民監賦筆刀詩重申巽命論本集御試重申巽命論云昔聖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人者始畫卦也巽有以配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所以爲煖煦然布於天地之間雷者皆知所以求而得之者今天夫日皆知其所以爲風然皆知其所以爲潤雷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不平窳密薊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食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不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讓蓋得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六

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順而不致議也統類載殿試題民十四日賜進士章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皇宋治統類載殿試題民十四日賜進士章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衡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卽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悉其能出知汝穎興寧初選鄭太常寺出知鄭州復知密官私使遼燕射連發破院拜寶交閣待制知澶州神宗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郡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恃鹽生之所出雖犯法不顧空令狂獄日繁請如故便徒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復以守制知揚慶宜穎州卒年七十五本集送章子平考之衡傳蓋亦有所慨也當熙寧中畱判吏部嘗爭議爲宰相所怒及其再出又以格行新法坐免子平能如是庶無虛前之愧矣此彼編卷六總案今并論於此**與公及第子由與曾輩**宋史云曾輩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爲實錄檢討官通判越州知齊

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徒襄洪福明毫滄州輩員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僂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輩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雷判三班院官制行拜中書舍人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五羣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厥單弱之中宦官嫫媿一異其神少嘗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輩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共其力少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勇於有爲客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輩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

葉溫 葉溫字次仲章榜登第終直秘閣同年溫與朱光庭同年溫與公煥與公蔣之奇章以是不太用云

朱光庭 朱光庭字宗史優師人蔣之奇河東道提刑又考本集有與林次中詩

晁端彦 晁端彦字叔履度支諱溫與子同林地同寔坐初有卜居陽羨之約官戶部侍郎

刁琦 刁琦字世美時與東坡同年兄赴闕詩

邵迎 邵迎字茂誠高郵人本集邵茂刁琦後條

蘇舜舉 蘇舜舉字伯康集有和子瞻與蘇世美年熙寧中爲於潛令

張琥 張琥字遠明全椒人既登第爲鳳翔法曹與公共事後改同夜

程筠 程筠字後知鄂州

傅才元 傅才元爲廣南轉鄧文約見本集與程正輔書中

鄧文約 鄧文約字固書中馮

蔡元道 蔡元道字退翁眉州人本集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詩云吾

陳侗 陳侗字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賦與其子上升世爲同年

蔡元道 蔡元道字退翁眉州人本集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詩云吾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九

家定國

十九人及第又試特奏名進士諸科二百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年表是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合註此本宋史本紀也長編與初省榜出劉幾輩皆黜落士本紀數目不同

論洵洵羣嘲而聚罵之至是始定 宋史云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

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

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

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

道惜也哉葉夢得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

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

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

無譁職士銜故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

星則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於唱酬平時有聲考校且以五星自比而曾

洵洵未幾時遂闕然以為主司恥於唱酬不暇詳看如劉幾輩皆不預選士論

我曹為蠶蟻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然星榜得蘇子瞻為第二子司也落去一人則此

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詩話** 謂公乃上謝歐陽修書 於改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

夢夢者矣 於改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

日以途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

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宋繡之文將以追兩漢

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

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

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

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

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得以覺悟學者恭承

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天下之所得以覺悟學者恭承

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

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

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

得措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殺去燕不復

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賦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未使 **并謝梅**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以為近古賦長於草野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

文故率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謝王內翰啓云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

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為權衡故明主執事之黜陟賦之不肖

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賦亦恃有執事之英鑑以為

方感懼之懷 范鎮 本集謝范舍人書云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

不知所措 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

歸鄉人嗟歎觀者塞途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

於是釋耒耜而執筆視者凡四十五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

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十五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

得者十有三焉 韓絳 本集謝韓舍人啓云伏惟舍人執事時求材愛國忘

賀執事之鄉人 得者之多也 已所圖甚遠推諉之文罷黜俗儒如以千計

變者且依違之俗去浮偽焉謹之文罷黜俗儒如以千計 講通經術得者九

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 及梅堯臣書 本集上海直講書云賦七八歲時

其為人所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

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之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

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

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三

案

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已退而思之文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時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闔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然而贊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賦頌與聞焉修以

書示堯臣曰讀賦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王應

學紀聞云歐陽公與梅聖俞書曰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 已而謂發

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本傳 殿試中乙

奕等曰汝曹識之更三十年無人道着我也公既見知於修 科復以書見修

墓誌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 因修以見宰相文彥博富弼樞

密使韓琦皆待以國士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 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是

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賦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 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

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 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

傍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奇軾言盡以

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

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見其面豈非命也歟

范仲淹卒於皇祐四年至是已六年矣歐陽修初不肯作此碑其說云敵兵尚強蓋謂仲淹諫廢后上

百官圖諸事為宰相呂夷簡逐去并興黨禍而諸呂方盛難直筆也修出碑

甚遲不得已為歎然戮力天下兩賢之文其子純仁以為誦官師當削公讀碑時

家亦祖其說苟為夷簡元傳則謬之甚矣修嘗以是告官師當削公讀碑時

也公以八歲入小學二十二歲登第凡自述槩云讀書十五年此敘亦云十

五年必計至登第之歲止故將先一年入京畧去而并敘之其與上年至京

蹤跡小異者以此至紀年錄引此敘妄改嘉祐元年謬甚彼但知湊合年限

殊不知下文十五年句只有十四年也且又改本集祭安康郡夫人文與祭

文忠公文以證十五年之

時蔡襄以善書名天下亦引公為重

君談論書云

說合註均載年譜非是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頗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魯竟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為能近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知何哉

君謨公謨外而與君謨始遇於都門當在此時君謨為慶歷聖德詩十一人之一公幼已知名者故并載於見

而晁端彥聞於歐陽修知公必名世亦訂交焉

本集送晁美

韓富諸人之後

同年兄赴闕詩自註云嘉祐初載與子由寓與國浴室美叔

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游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

四月八日成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三

案

卒於家

年譜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八日成國夫人亡

五月與吳照

鄰遇於都門及訃至變出不意倉惶遂發

老泉全集與歐陽內翰第三書云

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悵悵二子軾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離家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

籬落破漏如迷亡人家今

歸眉山宮師葬成國於武陽安鎮山下其右為老

翁泉構亭泉上

老泉全集老翁井銘敘云丁酉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

空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他

日乃問泉傍之民皆曰是為老翁井往歲十年山空可見因天地開霽則嘗有

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因天地開霽則嘗有

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來遊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

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聞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

遇而後得傳於無窮銘曰山起東北翼為南西涓涓斯泉益溢以瀾歛以為

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慟慟子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有過誰憐
昔予少年游湯不學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
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蟻其邱惟子之墳鑿為
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年華白沙裂石公之家公
歸并作老翁泉詩施註老翁井詩云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裂石公之家公

紛紛驚牧豎改顏易服與世同毋使世人知有翁朱子晦菴詩話老翁井詩
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歎其何耶說
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他人知而後篇遂去廉瘦之嫌瘦廢彈句即
前載石林詩話之誰為善相寧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一聯其首句為十年
讀易費膏火葉石林遂譌為讀易詩耳此二詩皆為朱子所定而施註入公
遺詩中查註改列互見卷內

今改編老翁井一詩於此 **史經臣病亡宮師為立後治其喪為文祭之**
全集祭老彥輔文云嗚呼彥輔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
尙其年誰無子孫詵詵戲戲滿眼蜚蝶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頌其傳瞻瞻
其惟其下惟誰有童末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未前天高茫茫動哭不
聞誰知此冤我游京師強起來錢相顧雷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
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彙為
子收拾以膏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書此長命嗚呼彥輔天實喪之集記
寢門臣兄弟云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世所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一

三

案

沈子凝者其弟也沈才氣過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沈而篤於節義博辯
能文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為治喪立其同宗子為後今為農夫無聞於
人沈亦無 **沈有遺女猶雷襄中因作吳照鄰書**
哀哉 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

家有變故倉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嚮見君侯議及故友史
沈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沈有兄經臣者雖臥病而志氣
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平不鹵莽常以遇沈死而有經臣者
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沈平生孤直不為沈死而經臣亦以剛見
廢當其生時惟君侯一人獨為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
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耶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屬辦於
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沈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
失所否阻遠不能一伏惟裁悉不宣 **吳照鄰** 君侯向可以庇之使無

久復亦知健為官師相與有素以中郡公同年故也宋史吳 **蜀中新建絕勝亭**
中書門下平章事買昌朝宋庠田況樞密使張昇樞密副使八月王堯臣薨
公蜀州新建絕勝亭舍第須子細問南 **嘉祐三年戊戌** 公年二十三韓琦同
鈞簡未省岳陽何似此應須子細問南 **嘉祐三年戊戌** 公年二十三韓琦同
子由作詩 **木集書子由絕勝亭詩云夜耶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山**

今皆以月為類不標書名蓋以書為類則各月多有參雜倒置漫不可辨
故也再本案不用干支紀日緣木集之表狀書檄本無用干支之例其餘敘

傳碑銘詩題帖跋大率直書某月某日者計十之九今欲照經史法飾此虛
勢有不能蓋自此嘉祐三年戊戌起後至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止舉凡四
十四日之中本紀連年累月不書朔者不可勝計月之大盡小盡既不可考
則是日之爲某干某支亦往往錯謬一日二日故不能書也本案既不用此
其逐年所記執政進退及各事原載一日二日故不能書也本案既不用此
無朔可考之干支亦畧去特論於此

龍圖閣學士王素自中山移鎮成都公

往見之上論黃賦民書

本集上知府王龍圖書云執事軒車之來曾未期
下至閭巷小民亦歡欣鼓舞洋洋溢而不可掩離戶給之粟而人賜之爵其喜
樂不如是之甚也昔先魏公宰天而不有八年間其言語而後其教誨者皆
足以爲賢人而況於公平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爲定州
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爲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實
非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爲易者一也自近
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勤恤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無所不免於刑罰有田者
不敢望以爲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爲富備備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
以爲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穽
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歡欣鼓舞之至此其所以
以爲易者二也雖然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
厚薄也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庚子之
小變起於兵難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
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非當亂出於民怨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
一也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雷

案

民怯而不敢訴其誅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以爲凶民惟天下其禍嗟夫
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此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
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
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
何蜀之足云賦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倦倦之
謂也敢以告諸左右又王仲儀真贊敘云孟子曰所謂放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世臣爲能余嘉祐中始識緩急之際決大策安都事呼之曰且字子明景德
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在政府十八
年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配享真宗廟廷子素字仲儀除龍圖閣學
士知定州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此書有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
年之語以合王仲儀真贊考之乃知爲上王仲儀書而仲儀即石介慶歷聖
德詩中十一人之一也其子定國

過青神往來瑞草橋與王淮奇作江上攜
初識公當在此時特無所考耳

壺藉草之樂夜還何村挈王箴坐莊門喫瓜子炒豆同蔡襄楊宗文游飲淮
奇家中

本集與王慶源書云年歲間乞一鄉那歸田里但言此心已馳上瑞
草橋之西南矣又書云知宅醜甚奇日與蔡子華揚君素聚會每念此卽致
仕之興愈濃也又與王元直書云與子衆丈揚宗文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
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又詩題云慶源宜義王丈
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旣謝事居眉

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黃庭堅題跋云王慶源初名羣字子泉後名淮奇
字宣義其馭吏威愛如家人法洪雅之人皆號稱王五三伯云又木集與楊
君素書云奉別忽四年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短與時
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又書云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
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又大慶也又寄蔡子華詩霜髯三老如霜槍殆盡
十朋百家註云所謂三老者蔡子華名素王慶源鬚鬚子泉文既爲
王淮奇則楊宗文當卽君素之名此卽三老人也王箴字元直通義君堂弟
同安君弟時僅十齡也以上各書皆公追念鄉中舊事今考明補載王註已
首標其名矣

游石仙鎮豬母泉與王愿觀雙魚

本集記豬母佛云眉州青
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豬

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豬龍也蜀人立
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早不竭而二鯉魚未有見者
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
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而去泉在石仙鎮南五里許青
神二十五里韻藻王愿通義君之兄也又有王道矩者疑卽程彝仲至星
愿之字俟再考正字通云古文佛字本集作伯道矩者疑卽程彝仲至星
橋別業本集與程彝仲書云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友相
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又書云近省勝到郡首承高過沈困
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御試必更在高等讀別紙所
寄園亭山水之勝廢卷閉日如到其間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
諸君唐時凡賁士錄於省闈者謂之過省公書有首承與慎言叔子明兄飲
高過之語是宋時猶習其稱也程彝仲謂卽程建用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一

墓頤山下

本集題子明詩後云吾兄子明昔能飲酒至二十蕪葉同游者墓
頤山下觀山觀伏老道士歌詠而飲是時其蜀氣復韻日之天明也黃庭
堯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黃庭
堅題跋云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有孫汝楫登進士第韻藻子明
名不疑中都公之次子也仕至承議郎嘉州通判據老泉全集蘇氏族譜公
之高祖爲祐祐生九子其第八子爲果公之曾祖也第九子爲德德之子爲
子勳子勳之子爲慎言慎言之子爲慶昌復生卽汝楫之所從出也慎言同
信爲公之從叔公薨之後庭堅嘗親至眉山訪求軼事故其說多不妄云

張師厚仲天賦程遵誨張君房往來眉山

本集記黃州對月詩云僕在
徐州獨人張師厚來過有月夜與

客飲杏花下及送張師厚赴殿試諸詩又詩題云仲天賦王元直自眉山來
見余錢塘詩有仲君豈第多學句又與黃魯直書云眉人有程遵誨者
士文益老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與蜀守李端伯書云眉士程遵誨
首有過人者知識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韻藻公後以先友史經臣思子
醫賦不傳於世命過作補亡之篇謂庶幾君子猶得斯人髣髴而書交戚卽
有足述者亦單詞片語散布集中蓋不欲沒其人也今以可繫於年及亡地
義載者既分編於各案中矣餘皆滙載於此誌里間而存其人庶幾補亡之
心也

十月宮師得雷簡夫書聞召命將至

老泉全集答雷太簡書云太簡
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

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郡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太簡亦已
知之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韻藻本州牒到中書省劄子在十一月五日而

壹

案

雷大簡書到於前月是十月也據此書則十一月五日召命下本州發遣起

闕病不起十二月一日上皇帝書老泉全集上皇帝書云嘉祐三年十二月

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

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覽錄陛下過聽召

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

今日卒然被召承命悼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

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本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

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懼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蓋退而處者十有

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

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

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

今雖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并答雷簡夫全集

答雷大簡書云承命自笑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

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

自樂俛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

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

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

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恐復不信祇以為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

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爾老泉全集幾策三篇祇有審勢審敵

二篇缺審備一篇權書十篇外總敘一篇一心術二法制三強弱四攻守五

明間六孫武七子貢八六國九項籍十高祖衡論十篇外總敘一篇一遠慮

上計有二五篇書稱歐陽秦上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中必有棄取也及

寄梅堯臣書老泉全集與梅聖俞書云洵聞居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歡

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向未見遺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

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困窮今乃以五

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

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

其所不知邪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弄其文墨以窮

嘉祐四年己亥

公年二十四

是年三月詔凡宮

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

嘉祐四年己亥

公年二十四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美

案

家有怪石植疏竹軒中公作詩

曉夕空巖然礎礎則甲斷砥硯乃枯頑於繳不可磨以碑不可鐫凡此六用

肩股何辱顏漸聞礮礮聲久乃辨其言云我石之精憤子辱我欲一宣天地之生我族類廣且蕃子向所稱用者六星羅電布盈溪山傷殘破碎爲世役雖有小用烏足賢如我之徒亦甚寡往往掛名經史間居海岱者充禹萬雅與鉛松相差肩處魏榆者白晝語意欲警懼驕子陵或在驪山拒強秦萬牛喘汗力莫牽或從揚州感盧老代我問答多雄篇子今我得豈無益震霆牛霜我不遷唯不加文磨不瑩子盍節樂如我堅以是贈子豈不偉何必責我區區焉吾聞石言愧且謝醜狀歛去不可

六月召命再下宮師上歐陽修書攀駭然覺坐想其語勉書此詩席之端老泉全集上歐陽內翰書云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旣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畧陳其一二以曉左右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日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而爲不謬可以試於一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旣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

所希望今歲之秋賦輒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拜見尙遠惟千萬爲國自重八月宋君用辭赴京師作詩送宋君用游棹下詩云暴雨漲荒溪尺水生洪流中有濟潑鯉汎然方快遊安知赤日燥沸浪生浮渚石密岸狹束鱗鬣窘若囚一失在藻樂遂有輟鮒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毛

憂逆將泛江湖雪此煦沫羞江湖與荒溪巨細雖不侔此流彼之派聯接詎阻修超然奮躍去勢若鷹離鞞浮沈謝羣蛙窟穴依長洲洗刷沮如泥破服白紋裘誰知歲月久湧浪生咽喉賴爾溪中物雖困有遠謀不似沼江間四合獄萬鯁縱知有江湖綿綿隔山邱人生豈異此窮達皆有由吾鄉廣平君少與輕薄遊堆金等屋梁耀耀百頃秋朝筵羅紅顏夜庖炙肥牛落魄窮書長歎以金帛收高貴一朝盡里巷誰許朝兒女號飢親友寡餽賜中夜起負壯氣豈可遂爾休我非田農家安能事粗糲又非飢帥種不慣揮戈矛平生云富貴殊敢以貧賤投烟戚苦未遠我困豈我輓八月秋風高駕言動輒輟將行來告別求贈安敢瘦嗟子窮已甚倚伏理亦周溪魚解如此況子知公侯馬壯僕正健去去其無留詔詠怪石送宋君用二詩諸本不載外集編第四卷丁成國太夫人憂居蜀時作據此則詩在南行集之前皆遺詩之最

先者也查註收入續九月兩公終制宮師有別墓之感造大悲心像龕置極採詩中今改載案中

樂院中薦無闕之意作六菩薩記老泉全集極樂院造六菩薩記云始予少之悲自丁母夫人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弟希白至於亥之歲自去丁母夫人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弟希白至於亥之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溟漠之間而不復曠然游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

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上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游於四方而無繫云雷宮師以程氏為厭苦且有居洛之志觀此記知其訣計不歸情見乎詞矣

十月公還朝與子由侍宮師行雷公以十二月初八日語蓋以十月初間啓行也至嘉州遇河西猛士郭綸贈詩雷卷一補編初

發嘉州與宗一別釣魚臺下雷公初發嘉州詩云野市有過樵為望王氏書樓過宜賓見夷中亂山作詩雷查註方輿勝覽夷安山在敘州南夷人祭社

過宜賓見夷安山詩刻木俱作夷中今改定以正傳刻之譌雷凡人涉歷所經每遇羣山復沓不可指而名者始謂之亂山苟有一名可指雖十峯五嶂即曰某山不更以亂山目之前人游武夷羅浮嶽麓者名作林立無武夷亂山羅浮亂山之文也夷安是地名其義通夷安是山名其義不通如公已知其名題當云見夷安山必無此亂非漢其意正詠夷中而若作夷安則益深民語漸已變岸湖山盡平連峯遠非漢其意正詠夷中而若作夷安則凡書皆然如用此例改題則李杜韓歐等集當改者不可勝計今以敬業堂集山名題目加以亂字使彼自視之必勃然變色也邵註雖無能然不敢謂壞亂此集之心查註務求勝於施邵諸註專立異故往往顛倒是非并公誣註有誤凡不得不正而必引原註以見非誣者悉引論於總案以省題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天

之繁其有簡明易曉及離題與詩不了了泊牛口月上憶京師積雨初晴月者仍載題與詩下并記於此後不更述

夜如澤國作詩至戎州夜聽宮師琴與任夜遇相約別於南井已而不至過

安樂山山有木葉文如符篆為張道陵所遺雷查註辯天符葉樹乃劉真

集所無此題仍可載今載之而辯此查註特欲自見未嘗為此集計如必謂其誤則又有為公說者曰向本以誤而刪也張道陵弟子子魯至魯從者酒分領其戶立條制約末如官長傳其道於子衡衡又傳其子魯至魯從者益眾遂據漢中凡此皆其行化處也且二十四化蜀中所在皆是後題之鄠都縣仙都觀即張道陵二十四化之一亦查註所載道陵自蜀州晉原縣鶴鳴山能至忠州獨不過瀘州安樂山乎詩言故國子孫正道此其化破之遠查註用意偏惑凡其私念一起則雖有本集明文皆置不看或抹殺之以成其說其所引輿地碑目惟云安樂山有劉真人藏經碑黃山谷語惟云安樂山劉真人登真之地均無符篆之事獨所引名勝志云山有天符葉樹上有文如蟲篆或以為劉真人仙跡據此或以二字即可引載入集駁本題乎考羅浮山亦有符葉山誌謂劉真人所遺二劉似非一人何以皆有符葉可發湔見方外之事此牽彼附並無一定何足為據查註謬甚合註從說今刪州寄王道短詩雷廢云云本集與楊濟甫書云此去替不兩月近得王道短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道短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在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雷公書中凡云起發者猶言啓行也凡云幹者乃使人作事也

公每至外任或與其戚鄰書云有幹示知謂需此間某物當代致也公遷惠州如參寥陳季常及諸門人並來問幹公必答之云某無所需又以其事託尊屬不便稱幹者則稱指揮或云從者幹此皆當日書中通用語也此書乃公問王道矩欲至而恐其到在罷去後使濟南罷去之期并問其起發之口也濟甫在眉山而道矩在青神故又欲使濟甫罷去之期并問其起發之口起發一句改作起廢下云黃山谷有王道矩字說但爵里不標明又繞一灣即坐實道矩曾經出仕者然殊不知過涪陵和子由得山胡至酆都縣訪李道矩有里無爵也今刪去駁正於此

長官 王註老泉詩敘云至酆都縣游仙都觀漢王方平陰長生得道處也古將游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游仙都觀漢王方平陰長生得道處也古

松柏數千株皆百圍西晉時殿宇猶存畱題壁上 仙人陰君受道訣陰君名長生子嘗游忠州酆都觀則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松柏脂如酥乳不煩煮練正爾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真君皆畫像觀中極古

雅有西晉時作仙都山白鹿詩江上值雪效歐陽修禁體和子由韻過忠州殿宇尚存 本集屈原廟賦云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

作屈原廟賦 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沈吟吾豈疏

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无

案

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詠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惴惴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并作屈原塔巖顏碑論語查註所編巖顏碑詩有吁嗟安在况復見兮高臺

望夫臺竹枝歌諸詩出劍門望木樨觀至魚復登山望諸葛八陣圖作記 載 本集記諸葛亮八陣云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行譙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後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菴菴上圖不見凸凹

抵夔州弔白帝祠永安宮作詩 永安宮即宮之遺址也詩有千古陵谷變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者老惟發瞿唐作灑灑堆賦唐峽口灑灑堆賦敘云世以瞿

有永安門句今全詩不載發瞿唐作灑灑堆賦 唐峽口灑灑堆賦敘云世以瞿

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

今耳因為之賦乎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灑灑之平沙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峽而不去者固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

戰乎灑灑之下喧應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接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

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其上有
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其上有
古篆碑不可見子由作豔頡堆詩樂城集豔頡堆詩云江中石屏豔頡堆豔

紛鳧雁來何人磊落不畏死為我赤脚登崔巍上有古碑刻舟經瞿唐峽作
奇篆當使盡讀磨蒼苔若此碑若見必有怪恐至絕頂遭風雷舟經瞿唐峽作

入峽詩過巫山神女石卓立烟霄中掃壇竹如青鳳尾遇槁葉着壇上風輒
掃去烏鸛蔽天翔集於行舟上過者以為神入神女廟雲旗風馭猶有百神

趨班之狀並記以詩自巴東至秭歸過昭君村舟下新灘阻風不前者三日
遂往尋龍馬溪沽酒村店中已而出黃牛峽題其廟本集書歐陽公黃牛廟

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賦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畱子推官
為館閣較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

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下且使邀
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

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
見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

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謂元豐五年宜都令朱嗣先請公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一

事刻石廟中始作此文今附載游蝦蟆窟尋泉源入洞中氣溫暖如夏時
事蹟於此餘詳題黃牛廟詩

公後自岐下寄子由詩忽憶尋墓培方冬脫鹿裘句自及出峽回憶峽中游
註云昔與子由游蝦蟆窟培方冬洞中温温如二三月

歷有未道者都為一詩經下牢戍侍宮師游三游洞題三詩石壁上明日抵
峽州復作詩聞清溪寺為鬼谷子舊隱處仙傳拾遺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

羽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甘泉寺為孝子姜詩故居並有詩題此詩
之學縱橫之術不可化以至道

自註姜詩故居及馮景註後漢列女傳之姜詩事跡是公之自引與詩無
不合於正史其在註家之能事已盡無他謬巧可事也乃查之復引水經注

及東觀漢記或為姜士遜或為江詩又引華陽國志以辨洛縣人與廣漢人
之同異由是合註亦引後漢書水經注釋論之并引華陽國志姜士遜非姜

士遜以證查註之誤此皆註家好為之說與本詩毫無干涉徒滋紛亂今並
刪以後凡似此糾蔓者一槩不錄以便清出題界詩界首論於此後不更載

至夷陵縣登歐陽修至喜堂為詩寄意十二月八日抵江陵驛作南行前集
敘本集南行前集敘云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

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賦與弟轍
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

非所以爲閨門之歎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集從郭鄒起至寄題清溪寺止凡諸詩散見於王註七集各本而查註據外江陵驛書譜南行集無傳本公郭綸起至詠至喜堂止凡四十二詩樂城集自鄒鄒起至寄題清溪寺止凡二十三詩又從王註內探附宮師與子由游三游洞二詩又木集灑灑賦屈原廟賦二篇樂城集巫山賦屈原廟賦二篇以上共七十一篇則敘所云凡一百篇而截止於十二月八日以前作者之老矣詩考嘉祐集皆不載王註所引仙都山鹿之老泉詩敘及以前作者之老矣詩考嘉祐集皆不載所謂南行前集者蓋不可求其全矣查註卷二探編公自荆至京師詩三十人首今考樂城集僅有七首皆爲南行後集之詩也又是時適義君史夫人皆隨行文有閨上荆州王司馬書荆之本集上王兵部書云夫賦西州之鄙人而門其平治之可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見其少字璋雷荆年度歲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一見其少字璋雷荆年度歲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一見其少字璋雷荆年度歲

咸動千里肅恩寬行容留從容見少子風采頌凡儔温然吐詞氣已覺清且修不見十五年相逢話百憂雷子由此詩作於齊州時在熙寧八年乙丑相距十有七年是與璋已重見於京師矣三宮師爲作像贊州畫像贊云太宗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荆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顏謂公方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昌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長子雷爲州縣吏仲兄四十有二始爲楚庫官長今考公四十有過過遷遷不有仲豫乃迨之字也遷生之年向無確考據此敘則迨之長於迨者蓋十一年也又據本集元豐八年乙丑公赴文登至淮上與楊康公書云某有三子其次者十六歲矣以是道數之迨生於熙寧三年庚戌更以庚戌五十三又由熙寧庚戌順數至政和元年辛卯迨年四十二此過年辛卯也又考樂城集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却寄迨迨過遷詩云羣兒競長堪一笑見而未會惟遜耳遲年最長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豫兒揚眉附剛勁堂子温純無愠喜詳究此詩歷數四子時迨初生於黃故首言之且云未而豫兒乃迨字仲豫黨子乃過字叔黨也迨年最長則顯誤公以元豐七年甲子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高安子由因入此理集刻顯誤公以元豐七年四年己亥正二十六歲迨生已亥復何疑乎至合註引此敘謂迨生嘉祐二年迨生熙寧二年反謂公云迨十六歲之六字有譌考嘉祐二年乃丁酉熙寧二年乃己酉迨當長迨十二年迨年四十二迨年已五十四矣其說與

所引敘不合又云贈辯才詩爲熙寧五年作而中云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
玉四歲不知行抱負頰背腹則究以二年生爲確其說尤非考贈辯才詩施
註誤編守密卷內查註移編碎杭之熙寧五年王子詩中在彼以爲不誤而
不知搜討四歲不知行句亦見其鹵莽矣今已據元豐乙丑迨年十六應生
熙寧庚戌確考改列此詩於熙寧六年癸丑以符四歲之數合註明知此乃
查註任意亂閤五年之詩毫無來歷而乃據此五年以駁公十六歲之明文
此是何見解耶又謂過大觀四年作此徵考大觀四年庚寅過生壬子是年
三十九如是年邁五十三應生嘉祐二年戊戌亦非嘉祐二年也均應駁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一

三

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一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 男霖圻覆較

諸案嘉祐五年庚子公年二十五是年四月程戡罷孫抃樞密副使十一月

升之趙樂並宋庠罷會公亮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

相攜歷唐許花柳漸芽圻合二詩觀之乃正月五日自荆州出陸之證也

荆門題惠泉答張維和惠泉詩孫莘老作十老圖敘者誤今考本集詩題熙

之父明矣又據周密齊東野語子野之父維有年十詠圖事其十老圖之說亦

刪發洌陽渡漢水至襄陽作野鷹來上堵吟襄陽樂三樂府陟岵首過萬

山遂至隆中訪諸葛草廬觀遺像並有詩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諸葛

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

而德倖其或成者哉又樂全先生文集敘云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

物成務之資竊諫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

案

餘與孔明論全不類以是知過唐州趙尙寬復三陂疏召渠溉民田招懷遠

論爲少作也今錄載於此人散耕於唐作新渠詩二月至許州始遇范仲淹仲子純仁本集范文正公

二年始舉進士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亦丞相堯夫東都事畧云純

仁字堯夫仲淹卒始出仕以召爲佐郎知襄城縣尋書許州觀察純仁爲許

州簽判時也純仁爲政寬大平易忠厚誠篤如元祐初政相之可免紹聖之

禍惜其資稍淺又持論多與司馬光韓維不合雖在朝猶虛位也其所優不

爲洛學所亂亦未嘗引用小人故不欲以變法爲名識高光公著遠其惜其

入相在光且故公著獨相之後三年中羣小皆根深蒂固而黨患已牢不

可破純仁且不能自立尙望其分溼別渭而求治安乎公旣貶純仁上疏爭

之哲宗震怒子由又言陛下不當面斥大臣且以爭竄召大防等卒與同貶

皆其盛德事也元符三年庚辰純仁放還穎昌及子由歸病已篤相與執手

流涕訣別此四十一年後事而純仁年七十五則是時年三十四作許州西

湖詩過葉縣游雙觀過汝州訪穎考叔廟過尉氏登阮籍嘯臺大雪獨留

尉氏至封邱尋朱亥墓並有詩本集朱亥墓誌云崔嵬高邱其下爲許惟魏

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頤視如豚假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入市誰者畏之

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尖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

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十五日抵京師寓於西岡
其養可取詔案此文不詳何時作今附載於此
本集與楊濟甫書云為別忽已半歲自離家至荆南數次奉書前月半已至
京見在西岡賃一宅子居住春喧于萬珍重詔案公以十月離眉而此書作
於三月故云半歲正春喧之時也以三月明奏蘇頌來敘宗盟本集薦蘇云
自昔先君以來嘗講宗盟之好四十餘年詔案此文作於建中靖國元年辛
巳歸常之時計以四十餘年乃嘉祐庚子重入京事也蘇頌年八十二卒當
生於真宗天禧庚申時年已四十一以梅堯臣為作老翁泉詩本集書梅聖
東都事畧考之乃除館閣校勘時也
與聖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君
有老人隱現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
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鱗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
去為仲尼歎出為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詔案梅聖俞尚有木山
三峯詩詳卷三十木山題下二詩皆
是時作蓋是年四月聖俞卽下世矣
三月公與子由以選人至流內銓楊旼
見於稠人中獨異之曰聞子求舉直言旼願得備數及往謁旼禮遇如舊相
識欒城集楊樂道龍圖哀辭致云嘉祐五年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時楊
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
無人敢願得備數轍曰唯旼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詔案紀年錄載
公上吳內翰書有舍人楊公奏上文五十篇之說是公與子由同被知遇當
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二

二

卽此楊旼也其作哀辭旼不全載後作公稟誌又復畧去遂無有知未幾公
其事者今據此補載傳陳所引書當見於閩蜀麻沙本者本集不載未幾公
授河南福昌縣主簿子由涇池縣主簿皆不赴進士及第授九品官呂蒙正

嘗上言臣釋褐只受九品官今臣子以臣恩例受五品過優請陸九品自是
宰相任子皆授九品為例又子由疏稱臣以九品賤官蒙召對言事凡此皆

可六月十日公堂兄位卒詔案位乃宮傅之子十四日宮師為文祭之集祭姪
位文云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於亡姪之靈昔汝之生

後余五年今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弟兄然其後汝乃隨仲叔旅居東
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余伯
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汝獨汝之季弟與汝之知於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

仲叔卽中都公也中都公時由祥符縣罷知來陽據此支似其家尚寄於京
師八月七日宮師除試校書郎詔案編通鑑長編是年八月甲子眉州進士蘇洵
也

郎從八品則試校書郎尙不實也子由登第二十九年始由績溪縣擢校書
郎此可登館閣踐言路更遷起居院則入侍講筵循至兩制宋清職無不試
者雖制科舉館職亦試宮師以布衣召用不試而除此際時韓琦富弼為相
其遇之已甚厚矣

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宮師與之游宮師曰是不近人情者

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論

東都事畧云修既上其書得召試而洵不就除試

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是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洵與之游
辨姦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鮮不為天下患乃作
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奸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
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
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其欺世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
沈使晉無患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
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
用之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趣是人行
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人行
盧杞合而爲一人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
相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比也使斯人而不
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不然天下將破其禍而吾獲知言之
名悲夫後十年而安論方成公與子由皆有嗜其甚矣之歎而張方平獨避
石用事其言始信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

三

案

士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公

宋史本傳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公

舍人知諫院楊敞以公所爲文五十篇上之

紀年錄上吳內翰書云今年春

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而採其鄙野之文五十篇奏之於是天子
使與明詔之未嘗聞此文以調官而獲知於楊公其爲前所載之楊敞審矣
又據穎濱遺老傳諫官楊樂道曰蘇轍臣所薦也其哀辭亦有後爲諫官事皆可互證
嘉祐六年辛丑年三月二十六日
張昇樞密使歐陽修參知政事胡宿樞密副使閏八月曾公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正月公與子由既舉制策移居懷遠驛中
本集感舊詩敘云與子由同
六上兩制
本集應制舉上兩制書云軾朝生於草茅墜土之中而夕與於州
主揖讓周旋而無聞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
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
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本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
猖狂之論軾亦自志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
而問之政者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俛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
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
也伏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奕冠於一時

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

下奔走而趨之賦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夫求升斗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肯使與於制舉之末而

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

策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策不合乃十九年之譏富弼三月丁母憂罷此書當於十五年語中舉制

公亮書本集上曾丞相書云賦不佞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

斷之於中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

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輒於此者皆有

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公亮時為樞密使以是年閏八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應制舉事後而

作書在前似不合但公亮前已

拜參知政事公或以是稱之耳

陽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聽不獲罪固以為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也

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始也

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以閣下知我

故言及此

何人蓋歐陽奏上其文之後必經兩

制議覆趙或與其事故又薦之也

溫公行遺老傳云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

直類濱遺老傳云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

四

之光上言尚為三司僚屬詳見卷三總案據行狀論日食事後始遷此官論

蘇轍據宋史六月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乃二十五日之命是光為此官乃

後事也

同知諫院楊敞知制誥沈遘為秘閣學官

官為考官秘閣又明年四月公薨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

文詞得官嘗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類濱遺老傳知制誥沈文通

亦考

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

凡舉制策者先於秘閣試六論本集秘閣試六論題一王者不治夷狄論二

劉愷丁鴻孰賢論三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四形勢不如德論五禮以養人為

本論六既醉備五

官師除霸州文安縣主簿纂禮書

同編纂禮書東都事畧洵既命以官會太常修纂建禮月中都公知漣水軍

來禮書乃以為文安簿與項城合姚闕同修太常因革禮

未行以前樞密副使孫抃薦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公送別於西郊

知漣水軍未行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本集祭伯

刑文云辛丑之秋送伯西郊東都事畧孫抃舉山人進士甲科拜翰林學士

慶歷五年升祔二后於太廟抃為祝文有曰章獻明肅皇后宣導陰教博陸

寶業章懿皇后丕擁慶羨實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

游斯邈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

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泣下謂抃曰卿何以能道朕心中事抃

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仁宗爲之流涕抹多稱薦士大夫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爲長者仁宗欲用耆老以抃爲樞密使遷參知政事宋史嘉祐五年十一月辛丑孫抃由樞密使參知政事其薦中都公在樞密任內及除利州刑獄抃爲參政久矣一

風起雨作中夜偷然公方讀書蘇州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句始有感離合之意因與子由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會稽公感舊詩敘及子由同今合二

宮師命和作閣立本畫水官詩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御崇政殿試所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問宋史八月乙亥策制舉人本集御試制科策

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民田野雖闢民多無聊邊境雖安兵

戶罕可封之俗土忽胥讓之簡此所以訟未息於虞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

史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

而起五事之失六沕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經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重其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四報重其

考於古平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

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

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宰相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家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發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厚法皆有九府之急象語有五均之義

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五百餘言條對精詳不可簡明登載非比後之擬進士對御試策凡五十五條對對體非數干言不可盡蓋當日體制如此而人君亦不嫌其長也公既登制科則曰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

五

案

三等自試制策以來惟吳育與公得列三等王介四等子由收入四等

編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灑池縣主簿蘇轍軾第三等介第四等職對語最切直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力請細之上不許乃收入第四等案公謝制科啓有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句蓋考官定等之後言官例得覆覈非此

輩皆考官也其以御史諫官分列而不嫌覆者蓋宋制分御史臺為三院侍
御史隸臺院殿中侍御史隸殿院監察御史隸察院必求疵考素各有專責
也時韓琦亦不喜王安石尤忌嫉之嘗以樂城集所載原文及子由自摘致
於穎濱遺老傳者較之其文雖曷比公究少三年識力筆下流而不蓄以是
嘉祐六年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王應麟今學嘉祐二年公識兼茂明於體
用夏噩四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錢藻非六年
制科也查註於王中甫挽詞引紀聞刪去六年二字以駁王註混甚若如紀
聞則此處不可立案其後載陳舜俞事並非同年
公除大理評事上謝制科
更不可立案矣今引紀聞原句月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
啓本集謝制科啓云右軾啓今月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
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權稟
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許於採聽而畧於臨時茲二者
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
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
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有獎魏晉中正之所以多姦惟是賢
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特於
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
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蓋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
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賦
才不逮人少而自信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論事迂濶而不能
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

動人讀書疏畧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
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
茲庸未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
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壽公後除簽判乃以評事
守簽判也簽判罷去評事仍在其轉官亦從評事轉不從簽判轉也如子由
為推官不載本職其後熙寧還朝遂不知歸何本班在京二年上書言事為
條郎亦不知何職改授惟宋史載著作郎又魏城集元豐八年以何職從辟其改郎作
續溪縣見祭靈惠汪公
文內此是請官後事
閏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參知政事提舉纂禮書事

宮師上議狀

老泉全集議修禮書狀云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僚上言
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久之事欲盡去後世無忘
前竊見議者之說與典禮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遇事記之不擇
之耳非曰制與典禮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遇事記之不擇
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
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班
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所過差者不足
以害其大明明而可以後世無所擇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小有所過差者不足
侵官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宋史本紀漏載歐陽修參知政事應駁正其上議狀在參知政事任內今載閏八月後

陽修參知政事應駁正其上議狀在參知政事任內今載閏八月後
自是
公父子赫然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者多從講問以其文為

師法而目宮師曰老蘇蘇老蘇乃當日名盛之稱雖築城集亦有之及門

甚盛其尤著者為孫警兄弟焉本集載言師與孫叔靜帖云承借示新文及

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為證此是時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

賈事應副誠未之思專此不宣公跋云嘉祐治平間先君在京師學者多從

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誦之先君平生往還書公於宣秋

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

門內得南園奉宮師徙居其中本集與楊濟甫書云都下春色已盛所居巖

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蘇公後在鳳翔子由賦園中草木

十詩以寄云南園地性惡是此園名南園也又云吾兄客關中果羸施吾字

是顯為公之園也公答詩云煌煌帝皇都閉門觀物變是園在京師也又云

吾歸與汝處慎勿嗟歲晚是亦公之園而將歸也又子由木山引水詩云

幽泉細澗流巖泉盆水瀟瀟漲海潮是以木山置盆池也又公答師都中所

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此山為宮師攜來物也又子由賦園中所有

作答二任詩之庭前三小山當前鑿方池諸句證之是宮師居此而自以木

山三峯引水庭前也又以子由賦園中所有詩考之堂前有蘆砌下有竹堂

後有欄其隙地有井亦有雙柏及葡萄架其深處更有幽室及雜植萱葵牽

牛之屬合前書則又有高槐古柳而公答詩又云荒園無數草木動成詩

是亦足以該此園也又考前書乃作於熙寧已酉還朝之後而以三集各詩

合觀瞻園在嘉祐辛丑應制舉後甚明蓋宮師既被命修禮書必當有定居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

七

案

處公已移家人京必帶資斧為久任計其構園以居無可疑者否則遷徙不
常何由鑿池種山乎公赴鳳翔子由奉宮師居此者三年公歸而子由出公
復侍養者二年而宮師卒至熙寧己酉還朝仍居此園始於前書中偶及其
園中景物耳再後自密徙徐為適娶婦至京以外吏不得入國門借居范景
仁東園遷黃之後范景仁相約居許公報書云蒙示諭欲為卜都京師尚有
少房緒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再後元祐還朝不復居此而詩文紀載中亦
無一字及此園者大抵居洛不果而園已賣去并作宜興儀真田宅之資矣
此條如年譜紀年錄及各註家皆不知餘詳後木山三峯條下亦分見卷五
卷二十二卷二

游飲老泉全集答二任詩云昨者入京洛文章被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

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足嘉遠游苦無念取思治山園中畚在歲暮若

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是山中棹堂前鑿方池寒泉照谿澗此可

竟日胡為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并作送任偁宰清江詩老泉全集送任

相邀遮閉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師中任清江詩

云吾喜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臘馬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蕭條正
思邊誰知脫吾羈傲晚登泰山君今始得縣朝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
天欲翻浩蕩吞九野開闔壯心肝蘇以告下以將仕郎大理寺評事發書

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大理評事其簽判鳳翔乃後差也墓誌本傳云除

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以中間無事故并書之耳今分載又石刻石林亭詩前列銜云將仕郎守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蘇軾

時子由除商州軍事推官王安石不肯撰辭告未下宋史嘉祐六年六月戊寅王安石知制誥因

重京師公南行後集止於是編而以和水官詩附從子由詩次敘也十一月

赴鳳翔任為詩以寄子由蓋公詩斷自辛丑始矣合註云以上諸詩宋刊施註本不載七集本惟息壤

詩新渠詩在前集餘皆在續集補施註本皆在續補遺卷中體案施註編年

詩為卷四十一辛丑起鳳翔起至卷三十九辛巳歸常止又以翰林帖字詞及遺

遺二卷益以錢塘馮景之註其續補遺之所自出則王註本并入分類之內

而七集本置之續集者也查氏蘇詩補註本從樂城集起嘉祐己亥庚子以

郭綸詩為冠之例從續補遺中採南行之郭綸諸詩編為卷一卷二今詒所

定卷一卷二詩即本諸查註者也查氏又以施註編年之辛丑鳳翔起補遺

卷三迄於辛巳歸常至卷四十五止其施註之誤編年者為之改編而續補遺

之非南行諸詩其時地可為補編者及和陶二卷並分編卷三至卷四十五

之內又以施註目錄有帖子詞經邵註刪去仍採編而益以口號為卷四十五

六其續補遺之未編者十九首及查氏自為搜採諸詩列入卷四十七卷四

十八又及施註遺詩續補遺諸本內之與唐宋人集內互見諸詩列入卷四

十九卷五十五此查註本分五十七卷之大畧也馮氏合註卷數仍查詩列入卷惟

改編新坡道中送張山人歸彭城二首其餘駁查註之誤編者並未改編註

則參以王百家及自為增載詩文記傳此馮氏亦五十卷而名合註之大畧

也誥此本雖分合間有不同亦仍查註卷一起嘉祐己亥至卷四十五歸常

止而卷四十六之帖子詞及原採之口號附焉凡四十五卷中有施註原編

尚誤而查註合註並從誤者有查註改編反誤或經合註駁正及從誤未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

八

案

互異之字太繁亦有明知刊誤而炫博者每至一聯詩截作數段不可句讀更數百年坊刻日增而譌誤日甚如此風不革將一詩幾無完幅如杜集之不可救藥矣紀昀曉嵐點論本雖論詩多有過當其棄取詩中互異各字獨以苛深入毅忽畧尙少今約取紀氏所定者什七合註所從及語所改定者什一二作爲定本刪去所載互異各字一洗瘡痍庶幾具體然詩下逐字分註從某割裂尤繁今但總標於此明非剽竊如讀者仍欲考其同異則查註合註具在檢對此本無不瞭然也卷一總案已附見例畧五條茲以此本編註集成之大凡論列於施註編年之前其不盡者亦見於後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

九

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 男霖圻覆載

嘉祐六年辛丑十一月公辭宮師赴鳳翔馬夢得同行本集東坡詩敘年日以困匿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詩云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

數嘉祐辛丑冬抄正二十年時馬正卿已從之矣後紹聖甲戌公自定州遷嶺南過杞有贈馬正卿詩蓋是時辭公歸老故與以詩也據此則正卿從公者凡三十

有四年子由送至鄭州十九日天未明別於西門之外馬上寄子由詩過澠池老僧奉閑已死和子由懷澠池詩十二月至長安與劉敞劇飲論陳元

龍答陳季弼事本集紀劉原文語云昔為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文雷吾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閉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王

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嫩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餘子瑱瑱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詩案宋史劉敞自承與軍召還劉三班院出知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一

游石林亭觀劉敞所植唐苑石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

作詩十四日到鳳翔府簽判任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前月十四日到任十五日已交割訖又與楊濟甫書云履此新春起居多勝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又

是雀嶧知鳳翔府遇事貪汚為部使者所按六月徙知河中續通鑑長編云六年六月丁卯徙知鳳翔府雀嶧知河中府所至貪八月少府監宋選來代選奏乞封大

白山神狀又鳳鳴驛記云今太守宋選字子才鄭州滎陽人與道迪為兄弟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

行唐輔子房則其子也本集宋漢傑畫跋云復古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鄧椿畫跋云宋子房字漢傑鄭州滎陽人少府監選之

宋君黨誌道字叔達登進士甲科與弟迪同榜宋集有宋叔達家臆珉甚詩又與宋漢傑書云唐輔令兄今復何在

聲迪尤以書著聞於時惟選與道迪孰為伯仲則不可知矣其在京方與

司馬光韓宗彥沈邁同為三司僚屬司馬光續詩話云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擇特甚意為充盛沈文通選俱為

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此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為充盛沈文通選俱為

三司僚屬六年出守其字為子才也又本集司馬溫公行狀選度支員外郎

罷修起居注判禮部在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湖川食言事之前則光為三司

僚屬正五年以後事及出爲守而公亦至選素有賢望鄧椿畫繼云宋漢傑也與續詩話甚合

畫謂不減復古崇觀時子大父中書公甚愛之敬禮賓客視客之所居其凡

薦爲博士然其人乃賢胄子不獨以畫取也

所費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及得公爲屬尤厚遇之

任卽佐先公蒙顧遇之故每發於詩也

厚話及疇昔良復慨然

願官長幸見涵新葺小園詩云西鄉幸許此甘棠凡云佐云涵云此連下幸

老漁樵是亦因選發也查註於此卷辛丑之首引邵博聞見輕去國時身無計

爲府帥或謂人不得見不平之語時一發露等語將宋選一任抹去合註既

從誤紀的點論專主查註率以不合上官評詩時胡允文爲鳳翔令允文少

恣意塗抹與本事木詩全不合也餘分詳於後時胡允文爲鳳翔令允文少

在蜀嘗從官師游至是識面相得甚歡

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而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繼繼

見而器之越十七年公爲徐州公達十六日謁文宣王廟

已爲獄揀矣餘詳卷十六總案內

石鼓正謁廟目也今按此例書之歷觀岐陽石鼓作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

從政見魯叟詩遍府聽讀秦告巫咸文游開元寺觀王維畫竹吳道子畫

佛滅度復游天柱寺觀楊惠之塑維摩像遂泛於東湖

東湖爲古飲鳳池亦木諸公此詩以蜀江之清折入東湖喜其不同岐水

之濁因而縱棹并及湖中物產故有入門清與恍若夢中之語是爲前一大

段而紀氏點論云純寓半駢中間甚明而紀氏點論云忽起一放寓不語其

下云此古飲鳳池也據詩完他題面甚明而紀氏點論云忽起一放寓不語其

志之感得此乃一瀉無餘查註雖誤然未嘗至是點論云忽起一放寓不語其

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猶言我爲幕屬所幸上官見函不必休

沐而出如不及時爲樂則成資且去將不可至蓋其意仍歸結至湖也公言

宋選顧遇之厚與詩意合查註謂陳公弼相遇之薄與詩意顯背紀氏胸存

成見故多謬誤考此詩確爲王寅身後作如人癸卯卽無幸

見函之語矣今以并入八觀總題因提編於前餘詳後註

王彥超畫像又以休沐游城北李氏園訪橐泉之遺址因至秦穆公墓詠黃

鳥之篇

秦穆公墓詩以不誅孟明作骨全翻詩經後詠三良詩以晏子

詩經子由和作必本詩經此一定之理也乃紀氏點論云純寓與上官不合

之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又論子由和詩云力翻東坡之案乃與

作意全隔兄弟同時而作詩之意猶不相喻後人欲一一究其說宜其難矣

查註雖引載陳公弼事論此詩知無成見紀說則誣之已甚公繼與陳公弼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不合何至求一飯之
公既屢游久而成帙合岐陽石鼓之作敘爲鳳翔八

觀詩龍鳳翔八觀詩施註原編將如終南太平宮讀書詩前則爲八年八

月和園中草木詩置前正月重游南山詩置後麟磻諸詩不可勝計治平如此則

入觀詩究將焉屬查註據施註標以八年合註從之今考各作其石鼓詩已

首記歲月從政之始自應編入辛丑到任餘如東湖詩七年壬寅夏初所作

李氏園詩雖有休沐屢至之語當爲七年春中作其他皆詠物論古之詩自

辛丑十二月至七年春夏無不可作者要不出此兩年中也詩惟石鼓歲月

無歸宿之地且於所紀歲時通義君從宦於岐公有爲於外日以宮師之言

月從政之旨爲蔑如矣

相勸勉且曰某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何用與是人言也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賦官於鳳

翔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日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

所以戒賦者相語也輒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復其言日某人

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賦會大雪所居

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也必速已而果然

古柳下獨無雪公疑爲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公

媿而止本集記先夫人不發宿藏云吾官於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

先姑在必不發也吾媿而止謂公此文作崇德君墓嘉祐七年壬寅公年

誌作通義君蓋墓誌從其最後者書之也今從墓誌

六是年三月孫并罷趙概參知政

事吳奎樞密副使五月包拯薨

正月上宰相韓琦謝啓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右軾啓

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渴儀軾本凡材繆承選取忽從州縣使

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以來日夜厲精雖無自過之意竊嘗過

伏惟佐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拂既蒙最深之知遂有無人之意所任簽

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伺司最爲要事編木柅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

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取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於今雖

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慙惟有署置

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謂公是時惟韓琦拜昭十日

文館大學士此啓凡執政皆上而琦爲首按句應編於此查

關中自元昊叛

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柅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

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柅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柅者以時進止可

無重費也思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謂案前載謝執政啓此鳳翔簽判

渭河方乾涸挽運竹木至繁差五月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柅行

之久皆衙前之害也幸早爲之地耳

無虞乃言於宋選使得係籍於府自是衙前之害減半矣此條無年月可考

觀謝執政啓有救之無術坐以自慙之語則此為葺小園於廊北闕隙地為刻不可緩之設施矣公勇於為義必當首行之也

亭亭前為橫池分堂之北廈為軒牕曲檻俯瞰池上出堂而南為廊以屬之

堂廊之兩傍各為一池通府廡所引汧水以注於池種蓮養魚其中交汧水

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水經注汧水出汧縣蒲谷鄉弦中谷爾雅釋水汧出不流註云水泉潛出自淳為汚池也今以公詩不知汧水黃有水濁如泔等

乃滋意塗抹以供其愉快何也復為板橋以達池之北環池雜植桃榴松竹

與樛槐為暎帶槐之上野鶴巢焉又於亭北蒔牡丹一叢作新葺小園詩

此二詩施註不載查註從續補遺收入續探詩中許臣編鳳翔作今據和子

由岐下詩敘補編詩有使君尚許分池緣西鄉幸許庶甘棠翔句蓋廊在府

之東北由府池以導汧水入而為池右鄉府之後園林木叢茂終南在城北

為樹所蔽故陳公殤後於園中築凌虛臺升高望之其地與公所葺園僅隔

一垣也園中惟老槐一株又一老榆為土地廟所障乃遷其廟而出之其他

桃杏松檜三十餘本皆手植未易暢茂而府之高柯喬木則森蔭於其傍故

詩又有去後莫憂人翦伐句謂西鄉則宋選甘棠在焉是亦足以庇斯園也

要知讀此集既已逐篇讀之又當併一部讀之尤當以其事跡之蔓衍於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

四

案

年五年三紀兩紀者折出讀之然後遇於逐篇之間而得失自見二月五日

今讀詩者惟恃一註誣東則東之註西則西之容有不誤者耶二月五日

詔令郡吏往屬縣減決囚禁宋史云七年二月已卯朔癸未命官錄破水諸

故公有詩成十三日公受命出府赴寶雞號郿蓋屋四縣抵暮宿武城鎮是

十日到句也夜二鼓寶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十四日衝曉至寶雞火方熄烟

煤狼籍吏卒向呀咻也遂自寶雞至號聞公奉詔減決至號尚欲至郿磻溪在縣東

在欲往觀非道所經不果行公奉詔減決至號尚欲至郿磻溪在縣東

歸至號縣公自註甚明此行只賦五排一首故題云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

經歷者寄子由據詩未至磻溪也其後分詠各題已游磻溪此乃再至之作

分斷甚明施註以前後詩接編查註合註仍之皆不能考明其故是十五日

既作五百言又作分詠各詩非特情事不合且此五百言皆唐捐也十五日

過董阜城至郿縣日將晚復自郿起發道過太白山下宿於清秋鎮有蛟龍

嬾方睡辦罐小容偷句公自註云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忽然

颺下一線實為再至之因如無此註勢必牽混後詩皆同時作礙難分斷矣

十六日過官竹園至蓋屋王事既畢十七日朝謁太平宮因游翊聖將軍殿

與監宮張杲之泛舟南溪遂留宿於溪堂本集與監承事書云君自名臣子今爲樂案此書追述終南舊游及李庠事甚詳以後十八日循終南山而

西縣尉以甲卒爲前驅因近官竹園時有虎也案蓋厘縣官竹園在與杲之同游樓觀訪尹喜授經臺會食於大秦寺而太平宮道士趙宗有者攜琴

來送鼓鹿鳴之章與溪堂共酒杯自許云彈鳴鹿飲溪堂皆前游終南時事蓋指張杲之趙宗有二人也復西游延生觀自觀後循坡而上崑幽寂則玉真公主遺

跡在焉入黑水谷觀仙游潭宿於中興寺寺有玉女洞飛泉甚甘十九日以

泉二瓶歸至郿案以藥城集後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論之則仙游潭南寺北寺馬融石室玉女洞皆聚一處與樓觀五郡大秦延生

不相附麗但此三年中公屢至不可悉數亦從無三游南山之說此乃子

由約其詩多者言之而與誥所編往游次敘則大謬不然也并記於此

十日至府因述凡所經歷者五百言以寄子由遇董傳於二曲因訂交焉上韓魏公書云進士董傳賦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書乃熙寧二年已酉京中所作自己酉而逆數七八年則爲嘉祐六年壬寅傳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 五

既居二曲公當於行部識之也因載於二曲初歸之後三月旱七日微雨而止公赴郿禱於太白山上

清宮作祈雨文本集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云惟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爲此山惟山之陰威潤澤之氣又聚而爲湫潭駢疊壺勺可

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爲生者

麥禾而已今歲不雨卽爲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

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

王命故也此行分詠有磻溪詩自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梁鎮書崇壽院壁

其爲禱雨事凌繞道往游明矣自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梁鎮書崇壽院壁

是時張橫渠與其弟天祺並已從仕於外惜公時往來於郿者三年而彼此

有契合過於他人者且於洛中亦有氣類之通矣其後熙寧已酉還朝接必

道張天祺在言職方與王安石組繼而公所與游者則司馬光劉摯朝放李

大瞻蘇頌李常孫覺滕甫諸人也安石嘗奏神宗謂司馬光日夕相與切磋

皆蘇軾輩而光於居洛前與洛學尙未有連故公亦未與之接而其後所知

則皆洛學矣凡此後先分合遇與因復游延生觀玉真堂遂至仙游潭登中

興寺觀玉女洞尋馬融讀書石室還過樓觀由郿塢入磻溪觀太公釣石至

石鼻城並有詩既歸和子由所作岐下解宇池亭諸詩案和子由岐下各詩查註以敘有至岐

逾月之語編於正月非是此乃自敘葺園之時非和詩之時也考其詩句惟桃與牡丹盛開其詠荷云節節臥春水平鋪亂萍葉亦非夏時之狀當定為三月作其第一首為北亭得雨之後公榜為喜雨亭者即此亭

也此詩不及喜雨之事則諸詩作於三月未雨之前必無誤矣十六日又雨父老以為未足詢其故答曰太白山有禱必應近緣封神為侯自此禱不驗

公考唐會要神封公始悟神以左降不悅亟建復舊議上諸府十八日朱選齋戒專使在告於神因迎龍水謂此條詳卷四總案迎送神詞條下所載

乃嘉祐七年事特并存之以證查註辛丑十九日公待郊外百姓奔而赴二月到任時陳希亮為帥師等語之誣也

者數千人水未至油雲蔚興天日慘變久之而雨不下謂此節摘錄本集代宋選乞封太白山

神狀後公復入城從宋選禱於真興寺閣作禱雨詩謂此詩有太守親從清句明言宋選禱雨而往取漱水也本集既有代宋選乞封太白山神狀及太白山神記可考應編詩七年三月乃查註誤編八年六月置出禱礮溪之前

又引子由賦敘季夏六月公與張琥登寺閣望白雲懷孔明以為是日作詩事實合註並從誤紀曉嵐亦以詩與註不類輒將詩亂點了事此乃不熟全集故為註所給也今

註明此詩改編於此及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籠歸放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三

六

之作攫雲篇謂此詩據詩敘亦是日作詩有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句乃懼其密雲不雨而卒以成哉故借用水稼語以落之也乃紀

氏點論云結寓牢豎此因專主陳公弼之說故作者胸中空洞宋選出郊風而讀者滿腹渣滓有若頑雲俗霧蔽障滿天無非陰霾之氣矣

霧相纏旗幡飛舞隆陰傲若有驅導而龍水適至選迎禱其下宜龍水文集

本集禱龍水祝文云雲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嗚虐之憂雖屢叩於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人存心為國俯念輿民燃香霽以禱祈

對龍湫而懇望伏願明靈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荐臻致田疇之益濟既禱雲化為雨遂彌四方至二十一日

大雨霑足二麥垂枯立時復起公以北亭為志喜之所作喜雨亭記本集喜雨亭記

云亭以雨各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各物示不忘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

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

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十日

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

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記云越三月乃雨者當作至三月乃雨解方與下文始旱而賜

之兩句相合如作九十日解當計至六月以後是已
爲大旱矣又前載得雨諸日皆本此文并記於此

爲宋選作乞封太白山

神狀 本集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云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
神狀 本集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云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
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
益賊且興臣探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
尋令擇日齋戒差官盜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
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
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飮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
甚著臣竊以爲功致至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尙虛王稱校其左降
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禱請案查註於太白山迎送
神詞下引此狀刪去代宋選奏四字合註仍之而註其下云此文代太守宋
選作又以邵註本之續補遺二卷分編於集而餘二十首未編者以十九首
列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其謝宋漢傑惠李承晏鑿一首可據外集編入元
祐者則刪去之既林殺其父又抹殺其子此有意顛倒是非以實邵錄也合
註復收此詩置十九首後并引鄧椿畫繼註明宋選之子是旣知有太守宋
選及其子矣乃於查註之謬特扶同隱匿以成沮辱廢死陳公弼之說其失
也**四月間吳奎拜樞密副使作賀啓** 本集賀吳副樞啓云頃聞休命權領上
裁問少通勤奉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間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
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

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

七

案

機畧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沈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
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靡曼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
所破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難明公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
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撰宋選修鳳鳴驛記本
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餼入不可居而出次
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
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
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成用夫之新也白
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輿功五十有五而成用夫之三萬六千木
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甍坯釘各以枚計楛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
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
事余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
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情則
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思怪今夫宋公計其所
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應應者
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
嘗不盡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
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也請案此記作於嘉祐七年
壬寅而月無考查註於卷一牛口見月詩已引載鳳鳴驛記丙申舉進士過
扶風之語非不見下有今太守宋公辛丑八月到任者乃特抹得吳道子畫
殺之而合註亦扶同其謬特錄此記以證兩註非持平之事云

四菩薩以獻宮師

本集四菩薩閣記云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

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窺其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剪於是百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為甲以隋仁壽宮中怪石植之喜雨亭北子由為作詩

詩云仁壽宮中稽穀生太湖蒼石草間橫興衰換世身猶在南北從人事已輕累石作臺秋蘇上藝沂通水細渠清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人記姓名諸案隋仁壽宮節唐九成宮也又案本集詩交不載此事疑已佚去矣

讀開元天寶遺事作詩 詩云不載外集編第三卷在鳳翔作查註從續補遺改時張琥為法曹

孫案張琥後改名璵字遂明消之編此卷之末今仍附載時張琥為法曹孫案椒人也洎為參知政事第為諷好政人短小貪鄙惟善事上官以病改刑部侍郎死璵養於兄瓌事第為鳳翔法曹及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會公與鄭俠獄起璵與李定雜治欲傳致之死併陷王安國俱坐貶累又劾馮京與俠交通罪王珪為相力引之元豐四年參知政事五年改中書侍郎神宗命公修國史復有旨起公以本官知江州並為珪璵所沮命格不下璵素性姦邪往往以危幾陷人深交節

宣數起大獄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王性不同而言張璵天資邪佞易以為姦宜以時除去子由復上言曰臣竊惟璵性極巧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

仗遇事固轉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卯翼之恩收其鷹犬之效與章惇等並結為死黨熙寧變法皆璵等所共成故璵仍在重位與聞大政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蠍遇寒而蟄盜賊逢畫而止及春陽發動暮夜陰闇故態復作正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其害必深會劉摯亦以為言罷知鄭州移揚州死其與公同登真興寺欄正璵為鳳翔法曹時也今據宋史事畧長編築城集撮其大畧如此

公與琥晚登真興寺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白鷺十數香香飛去五丈原上

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跡為書以告子由曰可以賦此子由作登真

興寺樓賦 築城集登真興寺樓賦敘云季夏六月山前白鷺與張戶曹琥同游真

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跡作書與轅公飛去賦此賦日涉六月之徂暑兮邈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遠邁今日將薄乎西方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驪林阜蔚以拱拱兮合沓而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日將入而山陰兮天動動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翔翔羽真真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曠盡歸於何

涕橫流以浪浪雲塊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丈土之人而不可見兮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覽川原而思古兮怳心骨之遺報諸案賦

云季夏六月用明堂位語不詳何年所作查註引此敘真興寺閣詩題下

以為詩與敘皆嘉祐癸卯作合註從
誤今附載此案之末不以六月論也
王頤遺古塔銅龜子 本集捨銅龜子文
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子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思三
有捨之故人王頤為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
私印成甕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
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語案公過蘇州多
矣其作文捨去之時無考而王頤時為武功宰公後詩有我
昔識子自武功句可證正王頤遺銅龜子時也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

九

案



昔編年曰元世宗御書王頤遺銅龜子詩也今謂此句誤
矣其詩文在蘇州報恩寺重
舍其兩對蘇頌樂大音而悲速壞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語案公過蘇州多
矣其作文捨去之時無考而王頤時為武功宰公後詩有我
昔識子自武功句可證正王頤遺銅龜子時也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審

謂案嘉祐七年壬寅

是年八月立英宗為皇子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

州團練使曙皇兄濮安懿王之子而朕之猶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聰智仁賢
見於風成向者選於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
退久不受命朕默然有嘉焉朕承先帝遺緒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
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法宗廟也其以為皇子九月大
享明堂
赦天下
八月中都公提點利州刑獄卒於任
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關中民觀
者如堵墻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
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為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公至逾年劫城固縣令一
人妄殺市者一道震恐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聞
動上輕車都尉後以二九月間詔作祭伯父提刑文
鳴呼昔我先祖之後諸
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
父諸姑森如鴈行三十年間死生契闊惟編禮與伯父千里相望遊東西
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成童有不識者茲言可傷方約退居卜築別
與終老道遙翔鳴呼伯父一旦捨去有志弗償辛丑之秋送伯西郊言別
於稿屢顧以招執知此行乃隔幽明嗚呼伯父生竟何為歟苦食辛以律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身知以為民不知子孫誰為優孟悲歌叔孫惟有斯文以告不泯
去利州路甚近九月必開計矣此文下註治平元年乃嘉祐七年之譌也今
據墓表
九日不預府會獨游普門寺僧閣寄子由詩詔封太白山神為明應
為當
公重新其廟公親往祀之作太白山封明應公文
本集告封太白山明應公
方俾食於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早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
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探符訪篆謂
為公榮實為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
既飽溢皇無禱求袞衣煌煌赤烏繡裳捨舊卽新以祐我民
復為歡迎送
神詞
本集太白山神記云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諭父老境內可禱者云
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無不應近歲師少劇為守秦封太白山神為濟民侯
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為靈應公吾然
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當奉乞復公爵且以瓶取
漱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迷大雨二日歲大熟
吾作奏檢其言其狀詔封為明應公吾復為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
鼠長尺餘墜酒饌上嚙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記文所云復為文者或
即太白山迎送神詞也
二十日微雪作懷子由詩
深何王註謂陳公弼命公
兼府學教授故詩用冷官事者誤此因治平甲辰八月公和園中草木詩自
註有夜宿府學語附會此註在王本分類中無年月可稽故其說不破也據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身知以為民不知子孫誰為優孟悲歌叔孫惟有斯文以告不泯
去利州路甚近九月必開計矣此文下註治平元年乃嘉祐七年之譌也今
據墓表
九日不預府會獨游普門寺僧閣寄子由詩詔封太白山神為明應
為當
公重新其廟公親往祀之作太白山封明應公文
本集告封太白山明應公
方俾食於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早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
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探符訪篆謂
為公榮實為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
既飽溢皇無禱求袞衣煌煌赤烏繡裳捨舊卽新以祐我民
復為歡迎送
神詞
本集太白山神記云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諭父老境內可禱者云
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無不應近歲師少劇為守秦封太白山神為濟民侯
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為靈應公吾然
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當奉乞復公爵且以瓶取
漱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迷大雨二日歲大熟
吾作奏檢其言其狀詔封為明應公吾復為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
鼠長尺餘墜酒饌上嚙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記文所云復為文者或
即太白山迎送神詞也
二十日微雪作懷子由詩
深何王註謂陳公弼命公
兼府學教授故詩用冷官事者誤此因治平甲辰八月公和園中草木詩自
註有夜宿府學語附會此註在王本分類中無年月可稽故其說不破也據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四

二

案

藥城集和詩有雜思隔年之句確為王寅作是施註原編不誤而陳公弼未到任即以公弼論無敘授永遠缺官而簽判一兼三年者在岐下謝張太原送蒲桃詩有冷官門戶日蕭條年年專遣送蒲桃等句必非年年作敘授始為此語也此乃註家知得杜陵有廣文先生官獨冷句必欲賣弄故妄以實之耳今於詩下刪去此註駁正於此又案詩有近習貂裘既出塞此因買裘思來傳問西琛句詩因雪作故云近習貂裘既有貂裘不妨出塞此因買裘思來作結相映成趣耳乃紀氏點論云居下僚而不得志憤激而為立功邊外之思鬱鬱時實有此想所論甚謬又公岐下送崔岐詩有貂裘犯雪觀形勝句詩意大畧相同與詔所論十月同李庠送崔岐歸二曲馬上佈詩本集與監當時李庠彭年監宮與之往還甚熟關中後來豪俊為誰平舊與彭年一詩彭年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感慨此詩王註施註本皆不載查註從外集收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今補編入集詩有為聞子由得聞南溪李夫子壯心應未逐流年句彭年讀之淚下當即此詩也

告不赴商州有寄十一月大雪數日抱病未起號令趙薦以詩相屬作和詩

十二月公以歲暮思歸不得有懷子由寄饋歲別歲守歲諸詩嘉祐八年癸

卯公年二十八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崩英宗即位不豫皇太后權同正

卯處分軍國事四月立皇后高氏五月富弼樞密使十月仁宗薨永昭陵

月立春日祭勾芒神文之本集祝文云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

早晚惟神十五日夜過鳳翔東院觀王維畫壁作跋本集題鳳翔東院王畫

其祐之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燈殘和子由踏青蠶市二詩記歲首鄉俗寄子

瞻然畫僧踴躍欲動恍然久之宋選罷鳳翔任實錄宋選罷任無考據

正風俗之作故亦述其歲首者也公二年公以治平甲辰十二月罷簽

判任計以二年陳公弼當以嘉祐癸卯正月到任合斯飛閣詩觀之正其時

也宋選史不載木案亦無兼傳他人之例獨此以更正註詠之故則考其字

考其地考其氏族考其子考其在朝同官歲月言語考其身後聲望並補塗

之登載於案俾昭然復顯於世故曰君子之道雖闇而必彰也并記於此

陳希亮自京東轉運使來代之青神人中天聖八年進士第始為長沙縣有

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補實諸法一縣大蠶去

為宰都丞覲歲斂民財祭鬼公禁之饜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以母老乞歸蜀得鄒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封府同錄外戚沈氏子及諸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罪坐廢其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羅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拜請

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
餘而遣之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乃以為宿州
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汴水皆飛橋移滑
州會河溢魚池掃且決公發禁兵捍之慮於所當決吏民沸泣更諫公憂臥
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乃以公為曹州通判并淵上以為憂
執政誰可漸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為曹州通判并淵上以為憂
南饑壽春王正民不任職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
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
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方
自疑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公懼公益親信之皆指心誓為公死提
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折司
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
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聽色
閑則相與列詎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
命既至乃斬元以徇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
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
急空流之海島而劫吏故縱坐免者數人羣盜為之屏息移知鳳翔倉粟支
十二年主者以虧取為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
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闕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界使以容禮享
之使者驕甚雷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巨書閉公曰吾
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三

案

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數問公威名至則
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
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
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大常少
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
大理寺丞慤未仕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語確訥好面折
立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然所
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朝其威採衛於千里之外矣
王明清揮摩後錄云東坡先生平生為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可故也其作
陳公弼傳敘其剛方明敏之業殆數千言至此之長孺然其後無關心竊疑
焉此閱係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陳簡齋去非為參知政事封贈三代告詞
始知乃公弼子忱之孫簡齋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為中興大臣之冠善惡詞
報時有後先其可謂無乎謂東都事畧及宋史據公此文立傳並無異詞
其海印國師交通之權貴乃章獻明肅皇后家外戚沈氏子乃沈元吉也查
註引郡博語合註引張芸叟語謂此傳為補過之文但揮塵錄載兩宋掌故
最為詳博宋時已徵取其書纂修國史使邵張二說稍有影響王明清必習
公弼獨不錄三書所載二傳之事實即揮塵各錄在查合二說亦
多徵引非不見此條也今錄陳公弼傳先正其體餘分詳於後云 希亮清勁
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懼

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

恕故嚴而不殘以教養士為急陳公弼傳原文其來鳳翔也馭下嚴肅

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時王彭監府諸軍獨倨倨自若未嘗降色詞本集

年哀詞云嘉祐未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時太守

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倨倨自若未嘗降色詞本集

公弼亦敬焉嘉祐末嘉祐二年之說相合公年少氣盛屢與希亮爭議至形於言色集

八年也與從公二年之說相合公年少氣盛屢與希亮爭議至形於言色集

陳公弼傳云公於軾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

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為古之

遺直而恨其不基用無大功名嘉祐軾博張芸叟之說即摘此數語以附於

之也公自論其甚用無大功名嘉祐軾博張芸叟之說即摘此數語以附於

自悔之說尤多其與章惇書云方年時惟子厚與子見戒反覆甚苦而

軾強很自用追悔無路凡此種語屢見於集公不諱也查註乃誣以為致死

陳公弼後在黃州悔之希亮頗不直公至奏劾於朝公亦不顧也本集謝館

始為作傳補過可乎參寶幕輒隨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嘉祐公自鳳翔罷還

英宗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不可及及試二論復入三等

得直史館此上執政謝館職啓中語也據此文公弼竟劾之矣要知公弼之

深文與公之謝啓凡宰執自韓琦以下無不見者如歐陽修欲為沮辱抵死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之謀則此語必不布於執政矣熙寧中王安石求公過失無有始誣以販私

鹽如陳公弼事稍可交致尚俟元豐執政以異陳季常甘心乎今先錄本集

堂堂正正之文立案大體既因希亮作客位假寐詩查註云邵氏聞見後錄

明然後與邵博張芸叟辯初擢制科簽書判官時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

顧或謫人不得見故東坡他次假寐詩不怒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

文必塗改往反後公弼受客位假寐詩不怒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

於公弼有曲折東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季常居黃州元豐初

東坡謫黃者執政疑公弼廢死由東坡委於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相得

其歡故東坡為公弼作傳至比之汲黯公相叶云張芸叟畫墁集房州修城碑

陰記蘇子瞻登制科簽判府事與陳公弼不相叶云至問其來之陳公弼

長老自處子瞻少年氣剛不少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問之陳公弼是作陳公

弼傳是亦補過之言云嘉祐客位假寐詩公自註因陳公弼作子黃九日不

木集

詞本集

王木集

詞本集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四

五

富弼文彥博內制則范鎮張方平言官則呂誨司馬光范純仁呂大防也君
明臣良一時稱極盛而歐陽修獨執坐酒之微文寅府帥於沮辱抵死是紹
聖間二悼二蔡之所為也公弼乃富弼所薦弼獨無一言乎畫墁集云子瞻
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上聞出之於公是公發其陰私之酒而歐
陽廢死之又為傳以補過其意顯然矣芸叟雖無沮辱廢死明文而合註以
其上聞補過之說接載查註之後是欲凡讀者必信兩註之誣也讀者豈盡
知聞見後錄已自謔妄語而查註引證中有棄取特避輕就重乎至張芸叟
屢官秦中何不明載其事於鳳翔而乃詭託於房州修城之碑陰此書卷帙
太繁詞多鄙俚亦恐真贋參雜芸叟當無此夢夢語若如邵博芸叟所載將
使兩文忠為何在執政日使其子詩亦不可加以誣譏邵伯溫以平生學術出處
與康節無素其在執政日使其子詩亦不可加以誣譏邵伯溫以平生學術出處
大概臨別以異日無忘鄙野為託後二十年韓絳尹洛為請諡於朝會集官
太常遂定諡為康節然則伯溫亦不欲詆譏歐陽者博乃并其父書而忘之
矣今斥其妄殆亦伯溫之意也又案客位假寐詩施註原編梓杭卷中因編
查註據邵博語改編卷三壬寅重九不預會詩後所引邵博載東坡謫黃熙
嘉祐八年癸卯正月以符公實從二年之說又誥所引邵博載東坡謫黃熙
率執政一條案熙寧中未嘗謫黃弼博亦誤均應駁正

二月公以事至長安和劉敞題薛周逸老亭詩
案此詩施註原編中隱堂詩前據中隱堂詩敘與詩則二題同時所作原
編未誤查註獨折此詩置之未到鳳翔任前反誤合註亦從誤今改歸原亭
條詳中隱堂詩下

游王紳家園亭作中隱堂詩
案王紳時為岐山宰其居第園亭
堂條下

子弟乞公臨存因以乞詩此見於公詩敘者又其詩第三首云二月驚梅晚
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妹關中無梅公癖牛池亭植樹三十餘
本而獨無梅樹茲忽於二月在長安王紳家見之不覺驚喜而賦此故云依
依慰遠客也據此則施註同編之逸老亭詩必有所授信為嘉祐八年二月
至長安

送號令趙薦罷任還蜀
查註續探送號令趙薦詩云嗟我去國久得
詩也

人稀但恐語語非佳人西方子佩服貝與瓊宛令若處女未始識戶屏何必
識戶屏潛玉有光輝

案此詩各本不載查註據外集鳳翔作收入續探中
今載

三月過寶雞斯飛閣有懷宋選之去作詩
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中
於案

是詩有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句此因陳公弼之來而
感宋選之去無可疑者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編卷五自清平鎮游南山十
南和子由所寄詩

云頗不作詩君錯料是明言此番至終南未有詩也查註與清平鎮十一首
同編治平元年甲辰其誤顯然今考詩意為三月作若以屬之嘉祐七年壬
寅三月亦有游南山各詩與頗不作詩之句不合

再和子由寒食
案此詩
惟八月春亦無游南山詩今改編於此為當云

年二月晦句殆公和

詩二十九日仁宗崩
案宋史云八年三月辛未帝崩於福寧殿遺制皇子
即皇帝位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記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題畫文殊普賢
案此詩
四月

一日英宗卽位韓琦爲山陵使老泉全集上韓昭文論山陵書云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相

公將何以處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官室游觀無所增加帷簿器血弊陋而不易今一旦棄羣臣而有司乃欲撥取厚葬之名而遺之

以累其盛明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

民無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之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身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不自聊賴而陛下乃獨爲此過

節儉者如此其至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陛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而

不可復改則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

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執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東都事畧方

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駭然洵言於韓琦琦謝之爲省其過甚者朱子晦菴題跋云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頌熒若此豈其心哉

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獻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爲韓公

耶詔此文凡千餘言今取事畧所不載者摘出爲公應副山陵所需編木一通朱子所謂韓公悔悟者非是此本非琦之意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六

柅竹東下河渭渭水噴涸挽木不下鞅掌王事至於忘食凡五閱月而後

休焉書和子由詩云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苗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鏤

秋風迫吹帽西岸可縱游據此詩公之行役可誌橋山日迫者謂仁宗風十月葦承昭陵而差事不可緩也逮八月杪始說事故云劬勞已過而秋風

吹帽也此數月中公未必安坐府中與陳公弼爭議又夏秋甚早復於冗中入山致禱與涸涸無元昊叛後關中並爲衙前所困民力憊甚公議以官權

水情形皆可互證

與民稍優裕之乃上其事於府由陳希亮聞於朝因上韓琦論場務書上韓

魏公論場務書云賦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賦得從宦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欲而杜隨

壞而補也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一經元昊之變水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

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吳賊之遺種其將承世而臣伏耶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嚮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

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賦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賦

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職不北守

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職不北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七

案

不散其權故在此兩郡也。賦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資益釜餼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自計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二民自饗盜釜餼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困窮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處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困窮又可知矣。今之甚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賦之區區議以官權與民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賦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賦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酒而償之於稅得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或得千萬無益於取此賢將帥之所畏也。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二司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行不行之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之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賦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明年之春陛下改元之歲必將首行。惟相公留意幸甚。陳公弼所上公原議考本集不載據此則雖與爭議

然亦未嘗不用公言也。查註謂不預府燕其不堪如此者尤見其妄。又案此書雖上韓琦必不能用。以公係邊邊進而琦方持重故也。然當嘉祐之末。息而困憊若此。不數年而行新法。係邊邊擊其民益困。可知。宣仁簾聽稍事休息而章惇呂惠卿力反元祐。遂復窮兵黷武。史屢言關中大困者以此。蓋舊病不拔而新疾疊加也。再後康王南奔。悉舉而棄之。關中亦陸沈矣。此有宋不治之症。韓琦以陝西兵多乏食。將籍民丁爲義勇。公欲與之休息而琦方欲役之。是亦策之左者矣。

陳希亮於後圃築凌虛臺以望南山屬公爲記。公因以諷之。凌虛臺記云。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入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曰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虬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髮髯而覓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隳敗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

記此文誠有不滿於公。而以公弼有名。挂深文之一事。故此文右人事得喪。數語與之對。鍼然公許。

以古之遺直又謂其嚴而不殘是公弼亦必有其道者何至結成修怨之事
其後賦凌虛臺詩和平特甚則彼此消釋久矣公謂形於言色已而悔之者
乃臨事而爭事後而旋悔也若必誣為黃 鴻陳皓於岐山希亮第四子也
州梅之而後作傳補過此二註之意也

從兩騎挾二矢馳騁於長林豐草間與公論兵法遂訂交焉本集方山子傳云方山子

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十九年前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
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
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謂公以元豐庚申遷黃與陳季

常重遇於岐亭此傳作於壬戌數年嘉祐癸卯死二十載故云十九年前也
李常長公五年時公弼只此一子方在襁褓故在黃時得為傳以給之免其
甘心之禍幸成 七月旱大甚禱於太白不驗出禱磻溪二十四日公至醜縣
補過之文也

二十五日晚自號縣渡涇宿於僧舍曾閣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

題名作詩謂趙確侯求雨諸詩據施註原編似為嘉祐八年作而查註列入
八年者紀年錄載入七年今考七年公有病中大雪觀纓令趙薦

以詩相屬一題而此題云前縣令趙薦詩有故人漸遠無消息句是七年冬
間趙薦方任虢縣至八年七月時已罷去則紀年錄所載誤矣公將如終南
太平宮齋堂讀書詩云中間確侯嘆欲學喚雨鳩即指此禱雨事乃八年之
確證也又宿齋閣詩有欲向確溪問姜叟僕夫屢報斗角傾句紀氏點論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問姜叟雖切確溪卻與禱雨無涉東坡詩往往有疏於律者不得一槩效二
之凡紀氏此種謬誤不能歸咎查註疏漏既欲評論何以不讀全集也

十六日五鼓馳赴磻谿禱雨文本集確谿禱雨祝文云歲秋矣物之幾成
者待雨而已禱者已秀荷雨而實三日不

雨則穰者不實矣莠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莠者不秀矣野有餘土
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穰者不實莠
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責之誅而山川鬼神

將之其祗恣用不敢寧居齊戒擇日並走羣望而精誠不欺神不顧答吏民
無所請命聞之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告告乃用大禱之禮禱而不
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詩

焉夫生而為上公沒而為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神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為也吏民既
文乃開武成王祀典之先者其後將不止兩陽之禱矣 此並記以詩遂自磻谿

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峰寺之翠麓亭二十七日自陽平入斜谷宿於南山蟠

龍寺二十八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登懷賢閣南望斜谷西眺五丈原

羣山蒼莽縱橫如列陣宛若諸葛公自斜谷擁騎疾馳出屯原上題懷賢閣

諸詩謂蘇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地屬郿縣此則已過斜谷而九月將赴
入岐山縣境當為二十八日之事題作是日恐傳本有謬也

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和子由詩謂詩有秋風追吹嘯句太平宮編觀三

聖遺跡書太宗急就章本集書太宗急就章云賦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

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堙澤之門守書急就章一卷為妙絕自古英主少

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賦於書亦云至谿堂讀道藏作詩終南和子

由二詩施註原編端谿禱雨各詩前是九月而後七月也查註合註仍之

並誤其讀道藏一詩施註與竹鮑漢陂魚二詩雜編於後蓋不知此即谿堂

讀書詩也查註移編將如終南二詩後最當而并編游南溪會景亭公欲遷

於斷岸之上名招隱亭而力未暇為詩以記其事謂此詩施註原編自清

註因編卷五合註仍之據詩題原可類編但果為同時作總題當云十二詩

不當獨置此詩於外其為非同時作明矣今改編於此雖未見其必確究不

至如原編也并於竹上題二詩十六日游扶風縣天和寺題壁夜宿扶風驛舍

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昔當今貧者公為悽然因飲之以酒作詩本集

孤村漸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握馬悲歌互答有寒蟬天

寒湍穗猶橫歲晚空樓任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謂

查註所引石刻皆作扶風驛舍合註從邵註續補遺作長安驛舍今考此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乃深秋時作而公之過長安丙申應舉在三四月酉間詎歸在五月六月辛

丑朝亦十二月在長安度歲凡六過其地無在八月九月者又在亥南行下岷

丙午奔喪泝岷皆以水程過夔巫不經關中其邵註合註所本長安驛舍作

此詩之誤母甫置議矣自應以查註所本之扶風驛舍為是但邵註合註題

作二十年前見楊誓而查註引石刻題作三十年前兩過扶風又以此詩贈

楊誓編卷五甲辰十二月至華陰詩後時公年二十九何由有之三十年前未

生之先過扶風作詩乎合註並未駁正均誤今據本集與楊誓釀錢帖其中

資誓之人皆黃人也此誓重見於黃之確據當即舉贈此詩之時改編贈此

詩於黃則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之說皆可通矣其作此詩既定於扶風驛舍

今載於嘉祐癸卯九月十六日游扶風縣天和寺後庶有依據仍錄原詩於

案以備作詩事實公每於秋日詩至九月輒稱歲晚且見此詩非九月不道

也公有慨於嘉祐之法弊作思治論本集思治論云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

愈不立也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

之役與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

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

不可豐自擅淵之役北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

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

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

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

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

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
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
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
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今權天下則
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
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欲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
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
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
其規摹不先定也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
之藥而百藥皆試於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如之而去不可得也夫今之吏亦
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中欲三患如之而去不可得也夫今之吏亦
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
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
之有也謂其凡有天下者治久則吏偷吏偷則姦生姦生則俗壞俗壞則法
弊千古以來大抵皆然也宋則尤有難者欲選都關中去兵而守以形勢太宗
以立國甫定頗不然而藝祖云此日苟安然不出百年而財力必竭也迨至
真宗以來北則重幣而西則構釁至是而其說驗矣嘉祐之末治安已極勢
不能無叢脞之弊然所謂謂豐財強兵擇吏者必有其道公嘗云拘多補少固
自有術何至作害民之事由此而參觀論場務書必先裕民而後裕國審矣
惜其志之不申而其說亦不傳於世惜哉此文公自十一月重游二曲謁真
註嘉祐八年作凡二千數百言今但錄其大畧如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案

君作太白山上清宮辭并屬子由同賦

本集上清宮辭云南山之幽雲冥冥兮

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君胡爲乎不
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辰
星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軔兮帝庭夕珥節兮山宮曠有妖兮虐
下土精爲星兮氣爲虹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虐攜與蝮蟲嘯言風而涕淫
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燥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修鋒乘飛霆而追逸
景兮欲書掃滅而無縱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岳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
數兮旂纛掩靄而冥蒙慚倪偈以旅進兮鏘劍佩之相龔可殺生之必信兮
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禱充塞於四海兮獨澹
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款關兮朝玉臺羣仙迎兮塞雲漢儼前導兮
返瓊宮之嵯峨兮役萬靈之喧呶默清淨以無爲兮時節符於斗魁詣通明
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靈而忽忘宮之千柱兮若豪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去
覽兮五岳爲豆四瀆爲杯俄故宮之千柱兮若豪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去
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會顏咫尺之不違升秘殿以內忝兮瓊粟稟而
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耶非耶臣不可得而知也石刻題
云嘉祐八年冬獻佐風翔幕以事至上清宮屢謁真君敬撰此詞仍遼家各
轍同賦藥城集上清詞題下自註云寓在太白山同子瞻作此詞仍遼家各
本缺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就居此者帝側之神君十七字查註收入卷四十
八續採中合註從石刻補全今改載於案據石刻此文作於八年
冬而公方以九月自終南歸今刻十一月後子由上清詞不錄

與魏與叔

論杜子美逸詩

本集記子美逸詩云聞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

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予與劉斯立得之於管城人家葉子冊中
題云杜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
得愁中却盡生之類也風翔魏起與叔云天與人掘得此詩石刻
與此少異巖密松花古村鵲竹葉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

張琥回京

本集稼說送張琥云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
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鉅艾相
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
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
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
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
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
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
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
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
者吾弟也其

見秦州肉驥馬書子美驄馬行本集秦州一馬驥如牛額下垂
亦以是語之胡剛立頓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驥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驥
碩礪連錢動當作驥詩集自上青宮辭以下四條月日無考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

月十四日夜微雪十五日南谿小酌至晚作詩并錄九月所題竹上二詩以

請歸窠以上三詩施註原編將罷鳳翔時查註因編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
南谿小酌至晚也況甲辰九月公未嘗至南谿何由十二月錄其九月所題
竹上之詩乎此乃八年所作因改編作一詩錄二詩於此而書題竹詩施
月則兩處

南谿之南竹林中新構菴愛其深遂名曰避世堂註原編自清
皆合矣

平鎮游樓觀十一詩前查註因編卷五合註仍之但果為同時作總題當云
十二詩猶之招隱亭詩之置十一詩後則亦誤也詩有堦前暮雪深句今改
編於此

并作谿堂詩詩集此詩外集編第三卷在鳳翔作查註收入卷四十
為當

編入 公以覃恩遷大理寺丞 紀年錄英宗即位公在
鳳翔覃恩轉大理寺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撰 男霖圻覆較

譚案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公年二十九歲是年正月丁酉朔改元五月皇太后歸政閏五月皇長子封穎王十一月籍陝西鄜

丁為義勇軍十二月吳奎后歸政閏五月皇長子封穎王十一月籍陝西鄜以父憂罷王疇樞密副使木集祝文云春律既應為耕候伏願雨暘以時螟膳不作俾克有年敢忘其和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報譚案本集鳳翔任祭勾芒二篇今分載并記於此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亂瓶鬻據詩意及公題當作早不生園中即南園也十九日自清平鎮至盤

屋二十日商浴合章惇來謁同游樓觀五郡大秦寺延生觀抵仙游潭潭下

臨絕壁萬仞橫木為渡浮揖公書壁公不敢書公於仙游潭詩自註云潭水深不可測以一木為橋

不敢過其後公與子由同游雲安下崑子由以其路惡惇平步過之乘索挽

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采不動公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惇背曰子厚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公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條東都案

事畧不載獨木橋宋史不載惇問答語今以二書兼敘人之惇題公所跋醉

道幸此公與公既不渡橋至南寺留惇飯於潭上詩有野饋慚微薄村沽慰

寂寥何以惇遠來謁故慰藉之歸類入集弁以總題故不載序名耳此二句

因惇而發無可疑者茲為補敘入之各註皆疏漏不知獨紀氏點論云惇

字何指讀者必如是眼明手辣一字不輕放過庶幾見到作者地位使紀氏

發明必有進乎此者矣惇將游漢陂遂行鄠縣草堂寺石刻云惇自長安

蘇君軾因與蘇遊樓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遂與二

君過漢陂漁於蘇君旦之潭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閣亭獨至白閣廢寺還

復過草堂間過高觀題名潭東石上且將宿白塔登南五臺與大閣廢寺選

嚴趨草堂別二君而惇獨東也甲辰正月二十二日京兆章惇題譚案本集

總題往返四日不載年月以南寺詩考之如與監宮之張杲之李彭年同游

是公為客而彼皆地主詩意不合信與章惇同游無疑以惇所記月日計之

公當以十九日赴終南二十日見惇二十二日回府又查註補編重游終南

時敘不合已公復游北寺至馬融石室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因破竹為

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為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二十二日自仙游潭回至

黑水谷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並有詩與文同遇於岐下遂訂交焉

再祭文與可文云我官於岐賈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為膏以羞欽筆藝學之多蔚如秋實脫口成章祭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欽筆硯為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

東都事畧云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湖州

集賢校理時也三年庚戌出知陵州由己酉而逆數五年足則治平元年甲辰也因載於此岐下為蜀中

孔道其歸其出則不可知矣

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囿於物者也顧嘗好書竹客有贊之者曰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

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公與與可相得極厚而晤處之日絕少惟岐下始見及熙寧初在京重聚蓋不及一年也在京所作諸書跋語尤契厚此則首

推其所自次敘其道號信為岐下初遇時作也

二月十六日與張杲之李庠游南谿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作和詩

採者也朱子韓文考異於山石詩下已引公此題作註其為公詩可知但置之嘉祐八年癸卯與嬾不作詩之說不合則信為治平元年甲辰之詩矣今

編入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是紀氏點論獨不

然此詩殊不可解

王彭既與公善其子諱亦從公游彭尤喜公文每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或相與譚不二皆彭發之也

鄰日相從也太守陳公弼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軍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畱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

笑曰吾為君父戰豈為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為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為文大畧皆

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為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為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

卒其子諱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

案內餘胡允文衝替別公歸河南

公重遇允文於華州逆旅據黃魯

直跋當為河南人詳卷十六總案

嶽點論以周公廟題不當作夢周公典不當用及凡為用孔子事者滋意塗抹此以元明律問漢唐罪也本集有周公論孔子論其謂文宣王廟文亦有

承六朝餘習凡頌挽文中常以孔墨曾墨比人以為非至宋而孔老孔孟並論較唐已密至於極尊孔子乃有元特駕理宗之上此豈北宋所知乎漢

興開一祭孔子於曲阜在漢以爲尊禮至矣自來帝幸國子監調孔子舊儀
止於肅揖至宋慶歷四年仁宗始再拜而近臣猶以爲言今執是以謂漢唐
德不及宋其可同日語哉又紀氏恒以校後進館閣試帖之法繩此集率多
紕謬又每譏其經用古訓如南風長棘心之類彼時焉得有朱子所定本乎
不及樂正八月十一日夜宿府學路州府軍監並立學如修學者多及二百
并記於此縣頗以此擾民亦一時之弊也和子由所記園中草木共得十一詩園中所有十詩分詠一萱二竹三種蘆四病榴五蒲桃六簞七果隴八牽牛

九柏十葵公和十詩并作一總起其詩中所用牽牛葵荳瓜蘭皆隨手點染
非原作葶草牽牛二詩五答原作種蘆一詩以上皆與子由作問答之詞蓋
屢檢其詩而屢作也六從時敘起因離別而見秋瓜復因瓜期觸感奮迅直
下而詩爲一變後四詩皆自述已意頃刻立就遂遺原作竹果隴二詩不復
再爲問答可想見其解衣盤礴揮灑如風之致也七詠官遠而寓目者言之
而寓目者言之八詠關中所有之蜀芍藥江南白芷以至遠而寓目者言之
九因游南山而述鬼神所守人不可見之萑蒲十自南山歸而記夢中子由

之蟋蟀悲秋菊句於是十詩皆畢而脫換變化之法亦畧盡矣復以但記說
秋菊句限於篇幅未及蟋蟀悲之之意故從此句納而釋之作蟋蟀悲秋菊
一篇又以此詩之根在前作而詩亦一色不當別列一題故并爲十一詩也
子由又作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一詩以復和公之第十詩更作蟋蟀感
秋氣夜吟抱菊根一詩以我公之第十一詩而原作分詠草木不可列入故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三

以二詩別列一題云和外子瞻記夢二首此公之和園中草木所以多一詩而
及他本並作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然皆不知其故未有註明此事者
查註謂子由原作止十首而公和詩十一首乃譌又記夢一首遂掣出第十
詩而以第十一詩詠蟋蟀者頂補第十首和園中草木如子由十首之數其
掣出之第十首別增記夢二字爲題而以子由和之兄從南山來一首附編
其後以作證又以子由記夢多蟋蟀感秋氣一首詩數不符乃竟乾沒之矣
又云子由和記夢第二首蟋蟀感秋氣查氏何以不載然終亦莫能辨也紀
曉嵐評其頂補第十首之詠蟋蟀悲秋菊一詩云收得感慨於文爲結到題
外於意爲結到題中雖就菊說已隱隱收盡前九首此詩乃盈菊交互之作
紀氏但知有菊是之第五首云都城又欲以收此詩九首不知何以墮
公浪自悲此真乃雖就碑說已隱隱收盡前四首者何不亦以文結題外意
結題中論之而謂其疏於律耶又接評其掣出之第十詩改題爲記夢者云
蟋蟀悲秋菊儘有妙義可衍不應艸艸如此然則蟋蟀悲秋菊詩甫經點論
既已茫然如何以始終不見也似此評註久播藝林實爲此集之累可爲一
爲秋中作施註原編正月十九日清平鐘十一首前查註仍時夏人大舉犯
之編入治平元年甲辰之首合註踵承其誤今改編於後云

邊寇靜邊皆園童家堡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

恐聲播三輔公方有轉餉之役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飛揚復觀德於

射圃和子由善射詩此詩查註從外集補編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

卷復以岐陽十五碑寄之并和子由論書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近日從

施註與和子由踏青蠶市並編查註仍之編入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近日從

明余以詩有爾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符句因類編此卷中欲得驪山澄泥

硯詩此詩查註從續補遺改編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近日從

辰書二詩並編於此詔以端明殿學士王素移鎮平涼策禦西事虜習聞素

威名即日解去素至燕勞將佐而已三輔復安本集王仲儀真贊敘云余嘉

其後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播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

與旆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

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

如此之捷乎東都事畧云王素字仲儀夏人寇靜邊若圍童家堡改端明殿

學士再知渭州英宗勞遣之此素至則虜圍已解宋史云治平初夏人寇靜

邊若素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于敵解去拓渭西身

文濟陞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羊秦土地來獻悉增弓箭手行陣出入之法南

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四

案

自督訓其眾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之意耶聽散耕田里

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素曰王素嘗兩知渭州狄青為副總

管甚畏服之此其三知渭州也據此敘公觀史文始知各詩及邊事者皆確

有所指此皆查註合註失於考訂者也如不野人獻竹鬪鄠合饋漢陂魚

註明相率以為與陳公弼不合之憤詞矣野人獻竹鬪鄠合饋漢陂魚

公自註陂在鄠縣詩有故人遠饋何以報句由此推之太原令送蒲桃並有

魚為註本謝張太原送蒲桃詩云冷官門戶蕭條親舊書半寂寥惟有

詩查註太原張縣今年專遣送蒲桃此詩外集編鳳翔作查註收入續探

者也今十月陳希亮招集凌虛臺相與望南山酌酒射雁為樂作詩凌

復觀德於

欲得驪山澄泥

義勇從韓琦請也公赴諸縣提舉親行之東都事畧云琦以陝西戍兵多而食不足請籍民丁為義勇得十四萬宋史云十一月乙亥科陝西戶三丁之一刺以為義勇軍凡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諫官司馬光上疏諫之不允本集上祐宗皇

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公取容自古如此謂築兵食不足而籍民以民不必與食故也此與王安石保甲法兩丁抽一寓兵於農王道矩自青

來游本集與楊濟甫書云冬寒遠想起居住勝此去替不兩月近得王道矩

七八間離岐下也謂此相書作於十月起發此幹古及某不久故促道矩早至其來當

在十一月也道矩似為通義君之兄公嘉祐己亥南行有渝州寄王道矩詩

自後本集不復再有道矩衷緒疑其早故矣俟再詳考

和子由苦寒見寄踏雪歸詩施註原編和子由

滿如詩無後事透露當從合註為正乃其詩又云西羌解仇隙猛士憂塞壩

廟諷雖不戰虜意久欺天是顯為聞警解散之後所作不但查註改編不誤

且必據此詩定為治平年甲辰事也虜意久欺天句下查註又云東都事

畧嘉祐六年趙諒祚上書蔡中渝盟而逆料虜情知其必叛云此犯慶州

作詩在治平初其時諒祚尚未渝盟而逆料虜情知其必叛云此犯慶州

杜陵詩之手段也杜陵詩外無文傳內無事故得在處附會可施之此集乎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五

案

其治平三年之寇慶州乃郭達宣撫兼判渭州也亦載事畧查註何不引

王素渭州任內之事而乃暗引郭達渭州任內之事又不引載本集重贊敘

此其所以啓合註之駁也今刪去又紀氏雖論云此即前乘傳問赴盤屋司

探意皆不得意之憤詞其所論無非陳公弼者亦甚厭矣應駁正

竹監燒葦園內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炮震燔兔豪飲而

歸作詩十二月八日書亡伯提刑郎中挽詞謂此二詩查註從外集收入

手錄挽詞之月日也和子由木山引水老泉全集木假山記云木之生或藥

今據此編入集內和子由木山引水老泉全集木假山記云木之生或藥

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穿而得不破折其幾百年

人之所射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湖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

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漬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

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中峯魁岸

意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寄題興州甯仲約新開古東池詩公磨勘轉殿

中丞十七日罷簽判任紀年錄公在鳳翔磨勘自鳳翔赴長安訪石蒼舒為

書亭數幅作跋本集書自作字後云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

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為不然知書不在於筆字浩然

聽善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

兒子用意精至粹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

書也治平甲辰十二月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謂石才翁強使書此數幅僕豈

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賦書讀此跋本集講刊

十月二十七日據公與楊濟甫書有十二月十七日八開離岐下語必無十月

自岐下罷之事初疑刊本落去二字久而細辨乃例置二月為月二遂論十

二月十七日為十月二日為王頤跋醉道士圖本集跋醉道士圖云僕素不喜

十七日也今據此更正為王頤跋醉道士圖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盃

持耳翁也及安師文所藏顏魯公書草本集題顏魯公書草云昨日長安安

子瞻書也及安師文所藏顏魯公書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

草數紙比公他書尤有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和董傳雷別詩與陳陸飲於朝

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元閣上作驪山詩本集送陳睦知潭州詩云華清縹渺浮高棟上有額林藏

時臥聽風鸞鳴鐵鳳舊游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讀驪山三詩施

註原編不載查註據續補遺移編嘉祐辛丑三年真一夢讀驪山三詩施

睦詩作於元祐元年丙寅逆數二十三年為治平元年甲

辰公以是年罷鳳翔任過長安始游驪山作詩今改編

有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句與胡允文遇於華州逆旅淫雨瀟瀟

旬遂雷度歲沒車他人為泣君樂有餘讀蘇全文乃公別於岐下至是復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五

也治平二年乙巳富弼張昇罷文彥博樞密使呂公弼副使八月大雨詔中

外臣僚並許上實正月公還朝與子由同侍宮師於南園

封言時政闕失和云吾歸與汝處慎勿嗟歲晚是罷歸同居之證也

兄客關中果贏施吾字是子由奉宮師於南園也公差判登聞鼓院

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素聞公名命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不可

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試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

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且與修註如何琦曰記註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

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試有不能則琦猶不可

講讀墓誌但云宰相限以近例何史文之冗耶蓋公既入翰林必兼講讀

而年安石挾呂惠卿曾布謝景溫李定之流競進使公在位足以助司馬光

而有為焉京趙抃在執政勢亦足以均也光一長者斷非惠卿之敵逃光論

講讀惠卿不能敵也再後京舉公不用舍人院范鎮復舉公為諫官皆為所阻

并不能為呂誦范純仁之助而安石景溫且因是攻去之此蓋英宗之胎謀

乎韓琦奏罷青苗法會布疏駁之放行天下琦遭其侮弄由是困頓以老可

馬光且去而宋寢衰矣其後元祐召還亦以資淺為朔黨劉摯等所壓無補

於宣仁之政而徒供羣小之口舌凡此皆琦之咎史不嫉蕪累特書之者蓋

微詞也詭既定此案後見葉水心讀公上神宗書著論所見畧同并錄於後
業適曰英宗欲以唐故事召軾翰林韓琦但用近例入館而已使軾已列待
常抱尺寸以為苟賤委身之地與絳灌馮敬忌賈誼名異而實同也計尋二月

召試學士院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本集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

遇欲驟用臣當時幸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案本

集學士院試題一為孔子從先進論一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墓誌本傳

所謂試二論者此也文繁不錄續通鑑長作謝館職啓本集謝館職啓云國

編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蘇軾直史館家本集謝館職啓云國

制舉號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

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

以範來世小則欲操術數以馭四夷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

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違已為陳跡或擠斥於罪吏

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疏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

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遇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

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益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賢賢者所難之

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為蠢愚可為危懼是曲一參寶藏躡躑躅已嘗名

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此亦豈復曲收也與王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五

柔杜介李師中共事蘇公後與王益柔詩云論詩曾伴直語嘗已亡年與

時也李師杜介詩云當年帷幄幾人在回首孤稜一夢中皆指此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謝蘇自之惠酒詩三月子由出為大名府推

官欒城集王君現宣徽挽詞自註云轍佐公於大名公第一及第類濱遺

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蘇宮師卒於治平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府

而子由到官逾年是以治平二年乙巳三月起官也五月二十八日通義

君卒宮師曰婦從汝於艱難他日汝必葬之其姑之側公敬諾六月六日殯

於京城之西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

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

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君

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

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他日汝必葬之其姑之側未暮年而

呼哀哉余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王震以文

來質蘇州公和震詩云攜文過我治平間遇休沐日訪懷璉於淨因院集本

宸奎閣碑云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賜號大覺禪師其言文而真其

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履滿矣

八月京城大雨過蔡茂先并作人館詩謂案以上二許施註原編不載外集

編治平三年丙午公年三十一是年正月親太后手書漢安懿王直令皇易

克當且欲以瑩爲園即園立廟詔曰稱親之禮言漢王典禮未正議遂寢

三月上以雨潦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體諒刑獄寬帶民間疾苦及加跟

郵如事稍重卽具聞奏四月朔宿罷郭遠同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夏人寇慶

州十月郭遠宣撫陝西兼權判渭州十一月皇帝不豫十二月皇長子顥

王爲皇太子送懷璉赴金山本集卷如韓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基

大赦天下送懷璉赴金山本集卷如韓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基

英宗皇帝雷之不可詔許自便雖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

之阿育王山廣利寺雷子由熙寧二年己酉還朝寄懷璉詩時尚在金山

及公倅杭而璉已歸四明矣自是不復再見其後公守杭與懷璉書云奉別

一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蓋卽指此時別去也餘詳卷三十一

案與范純禮遇於京師本集卷文正公文集敘云始見其叔彞與京師又

十年丁巳守徐由丁巳遊數月四月宮師編禮書成奏上之作易傳未完疾革

命公述其志又以兄澹早亡子孫未立爲囑公泣受命二十五日卒年五十

八墓誌云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

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伯父太白早亡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子孫未立先君沒有遺言及當事聞英宗哀之詔賜銀絹公辭賜求贈官六

月九日特贈光祿寺丞又特勅有司具舟載喪歸蜀東都事畧云禮書既成

英宗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續通鑑長編是年六月壬辰贈蘇洵光祿寺

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贈其家銀絹一百兩匹其子賦辭所賜求贈官

既從之又特勅有司時范鎮在陳夢宮師來別本集祭范蜀公文云先君起

具舟載其喪歸蜀續通鑑長編云范鎮言蘇軾治平中父死

聞與韓琦歐陽修致厚賻辭不受韓琦與之銀三百兩歐陽修二百兩皆辭

受琦作挽詞送之本集祭魏國韓公文云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遂

與子由扶護出都自汴入淮沂江而上抵江陵初識劉摯公後贈劉摯

幕府稱上賓時摯爲復道遇李師中續通鑑長編云命天章閣待制李師中

江陵府觀察推官復道遇李師中供折照驗見賦妄冒差借兵卒事實廣南

西路刑獄遷轉運使直史館知鳳翔府事畧云李師中字西實方入貢彼

得藉口徒啓覺端謂師中落落有氣節公譽不置口然本集無相遇之蹤

跡惟長編載謝景溫說奏載喪歸蜀事牽引作證其事雖妄而相遇則確也

考事畧師中守鳳翔論種諤不應城綏州事以證韓琦廢綏州爲綏德城乃

熙寧初事則師中自廣南還直史館正在治平中公方與之共事特集無所

見耳及奉喪以歸師中亦出守鳳翔又相值於途中故治平四年丁未
景溫誣奏使之作證也今特詳考其事補列師中於案
二是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尊曹太后曰太皇太后母高后曰皇太
后吳奎樞密副使韓琦以司空兼侍中三月韓琦陽修罷吳奎罷召公弼樞密
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克樞密副使郭逵陳升之罷呂公弼樞密
罷種諤率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二十日與子由侃師游雲安下崑
兵取綏州

名 本集題雲安下崑云子瞻子由與侃師未至此僧舍以路惡見記杜子美雲
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安詩 此本集書杜子美雲安詩云兩邊山木合終日云規啼過仙都觀讀陰長
生石刻金丹訣 查註百川學海治平末東坡游峽泊舟仙都觀下道士持陰

以請久久自有知之者謂金丹訣就質真贗坡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
峽所載甚明乃查註引載嘉祐四年己亥南行集之留題仙都觀反謂公時

在鳳翔焉得泊舟觀下或誤以嘉祐為治平云云其說轉仙都觀反謂公時
誤且嘉祐已亥乃下峽非派嶺也今刪去題註改載於此四月公與子由護

**喪還家偶閱家中書見宮師疏錄宮傳事跡數紙似欲為行狀未成者知宮
師意未嘗不在此也因相加整齊為蘇廷評行狀**

序字仲先眉州山人其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卷五

九

案

先蓋趙郡樂城人也曾祖諱新祖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阜考
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公幼疏達不羈諸書皆知大義即乘
窮困厄於儼寒者數矣然終不悔凶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公
曰吾固自有以贖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輪發府藏
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意而公獨有
二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破
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
矣慶歷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驥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戒
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
理評事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
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渙史氏先公於都
卒追封蓬萊縣太君生子三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渙史氏先公於都
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賦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女二
人長適社垂裕幼適石楊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賦轍聞之自五代
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
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繼觀以為榮教其子
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為言日益不吝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耶既而
果自憤發立學卒顯於世公之精誠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
從事於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於時非獨其僻遠自放終
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

謹狀附錄本集書牘中凡稱文序為文引樂城集亦如之今本集中銘贊連小序者猶稱并引而各文引皆作文序此非公之舊也今本集引用樂作敘字以符畫一

狀既成錄本授郗文約以告於曾輩作求墓碣書

頭泣血言賦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賦違事祖父祖父之沒賦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為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賦尙忍言之今年四月賦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閑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為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此也因自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未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為行狀以授同先君兄鄧君文約以告於先君伏惟哀憐而幸納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綬之軼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附錄曾南豐集有職方員外蘇君墓誌卽公所求文也公以治平三年六月奉勅有司具舟載喪歸蜀而此書云四月護喪還家是以治平四年丁未四月始到蜀也年譜紀年

八月合葬宮師於安鎮山老翁泉側遵治命

也附錄老泉全集祭亡妻文云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邱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又老翁井銘敘云卜葬亡妻武陽安鎮之山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年表八月王辰葬老蘇公於眉州墓頭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

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十

辰也且是年正月八日丁巳英宗崩八月二十七日癸酉葬永厚陵此最易考之月實日也不知查註何處引此謬說應駁正安鎮之鄉安鎮之山名稱不一其實卽募頭山也武陽卽彭山縣之別稱以諸說互異滙考於此又公送賈誼倅眉詩云老翁山下玉淵同手植青松三萬栽正指此經營窳窳時也熙寧七年宮師贈太常博士十年贈都官員外郎元祐中子由執政贈太子太師賜墳寺為旌善廣福許度僧以薦先福此執政恩例也樂城老翁塋老翁井齋僧疏云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軾然爲東壘集翁新授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隴彼託中情惕然今壘姪孫祈真應謹具疏如後又墳院記云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墳側精舍也軾轍方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尙成吾志軾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書有五十始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軾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尙書丞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東南四里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松竹深茂軾以請於朝改賜今勝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軾中止頽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剎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界自轍聞之過關而拜以廢正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廢還界自以無志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護軍樂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置瓊儋遠乎賜環北渡而彭老遠青此其霜露之感棄捐中道者也若子由者閉門卻軌十年不至湖上鄉人過客終歲守之而不可一面遠嫌若此

胡弗遣歸范鎮既以攻新法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至成都期歲乃還此其范二丈事也曷不踵行之乎黃魯直自戎州放還不復與公相見乃一意孤行親至眉山展拜老泉墓下致其嚮往之意然則魯直亦有過人者矣子由之為墳院記也距公之沒十有二載而子由年七十有四矣今以公再出不能復歸因合二集趙成伯罷丹稜合訪公於眉本集密州通判應題所出東塋之事滙載於此趙成伯罷丹稜合訪公於眉本集密州通判應題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九月惟簡自成都來得子由河朔蘭亭本將持歸入石十五日

作蘭亭跋本集書摹本蘭亭後云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合左編僧意祖摹刻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再為惟簡作中

和勝相院記本集中和勝相院記云佛道之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以肉飼虎豹鳥食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成此者猶棄絕骨肉食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暑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邱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愚夫達者說也若我何用是為劍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上

案

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折形以備敗審則惟墮泥濘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見輒反覆相因之度其所從過而逆聞也塗往往面頰發赤然業已為是勢不得以覆聲相因之度其所居院之本未求吾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未求吾為文記豈不謬哉然惟簡精敏過人學佛齊衆謹嚴如官府而此院又有唐信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為記之

寧元年戊申

知政事四月王安石越次入對七月陳升之知樞密院事羣臣

上尊號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非先王令典上用光言終身不受尊號京師地震是夕月有食之京師地震八月京師地震詔封太祖之後為王九月

二月造神臂弓邵克罷

正月一日改元曰有食之四月二日王安石進

石之進非消長迭興之比也自行新法引用呂惠卿曾布章惇蔡卞蔡京結成黨禍元祐更化僅如一日之暴復為此曹覆敗至蔡京獨相不分黨矣而賈禍日甚循致靖康之難流入南渡朋黨復起駕名偽學如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之徒皆借為攻擊進取之術實則本諸布惇京卞諸人也故自王彌遠石開端其禍甚烈天心仁愛特示警於改元之始耳時有老尼者素為韓琦敬信一日語琦曰天下從此不好相公莫管閑事可也如此尼者亦可謂恢詭矣

七月公除喪為姑嘗窳遵遺命也

墓誌云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王箴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

以文來質公稱於侯溥斜川集王元直墓碑云公諱箴字元直眉山山人徙居

於賢良侯元叔時為成都學官見而奇之召致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闕其

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

學古文里中諸父者儒皆降意與之游為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

篋又以說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

足矣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二十八

年五十三韻藻此傳王元直生於皇祐元年己丑乃同安君弟也

日與侯溥會食嘉祐寺觀佛牙作油水頌本集油水頌敘云熙寧元年七月

觀佛牙趙郡蘇軾為之頌侯溥跋云僕嘗與子瞻學士會食於嘉祐長老老

公之丈室子瞻識其行於壁又書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於其所謂禪版者

紀曰壁有時以圯版有時以蠹不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賣去矣我將實其

真篋而慕其字於石垂之絲絲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寧四年八月九日

河南侯溥書孫抃宋壽遇華陰老嫗本集書華陰老嫗云孫之彭山進士宋

元叔題壽壽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老嫗之夢山進士宋

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婢媵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嫗坐巖下鬢如雪

而無寒色時道上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與宋相去數百

步宋先過之未怪其異而莫之顧獨孫連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

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

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韻藻孫抃事跡詳卷二總案中都公條下考本老死

以夢得為名號者孫夢得呂夢得張夢得馬夢得高夢得范夢得趙夢得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五

三

案

各註引石林錄話二記任介郭震李駉及震赴京聞變事本集記郭震

書撰人則葉夢得也

介郭震李駉皆博學能詩曉首律相與為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

之然者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

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

乃劫震竟不仕介為陝西一幕官而死駉稍達仕至尙書郎震將死其友往

問之側臥歛枕而言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傳人談

諸之餘習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韻藻郭震已託公此文入隱逸傳矣

聞李士章與章營游青城事錄其詩本集書章營詩云章營字隱之本閬人

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

寧游青城濯足水中哈謂士章曰脚踏西溪流水去士章答曰手持東嶽送

來書營大驚不知所自也未幾營死韻藻爾朱道士至白石化陵丹砂送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

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產丹砂雖瑣碎而皆失

鏤狀瑩徹不雜玉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

謬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而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吾聞熟於涪者採藥者

時復之遇張永徽老能超逸澗谷本集記張永徽老健云蜀人張宗壽永徽年

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歌而已恨不而精爽緊健超逸澗谷

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任達見池魚騰拔

木集記池魚自達云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
以塼甃四周皆有屋舍環繞方丈間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
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
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圍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
之意精意不衰久矣

朱文及夜過豬母泉

木集記豬母佛云此地舊爲靈異青
側有臺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
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
石叻鎮南

費孝先游老人村得卦影

木集記費孝先卦影云至和二年成都
山訪老人村壞其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孝字知
云此牀以某年某月造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
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
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
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單驥以醫術進

木集記單驥二
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
中然未能十全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驥入侍有開賞資不貲已而大漸二子
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祭其非罪坐廢

此記公在黃州亦見記中

今但摘其前事所稱皇帝蓋英宗也後元豐間單驥爲朝官好書畫所寶以

杜處王家藏戴嵩畫牛

百數有戴嵩畫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吉

案

日曝書畫有一牧童兒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
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
可改

論黃筌畫雀

本集書黃筌畫雀云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
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
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又畫水記云唐
廣明中孫位始出新意畫水之變號解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
法

跋趙雲子道像

本集跋趙雲子畫云趙雲子畫蜀畧到而意已具方朔之
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夏文
彥圖給寶鑑云隱士趙雲子善畫道像於青城丈人觀畫諸仙奇絕

宗法邱文播山水人物竹石

本集與國寺浴宗院六祖畫贊敘云蜀僧宗
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文播
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在黃筌句
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

自書孫朴宋篤起至此凡十三條內惟記單驥醫作於元豐王戊及令宗畫
贊作於元祐丙寅有年可若餘亦不皆作於蜀中并無歲月可考其間或異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可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十月二十六日以載歸吳道子畫四菩薩施惟簡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宮

師像其上爲作四菩薩閣記本集四菩薩閣記云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

居本齋言笑有時頗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可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可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可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可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可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可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可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可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
藏經龕唐明皇所建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廣明之亂有僧拔其
四版以逃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雷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
錢十萬得之以示賦者賦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
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師賦自汴入淮汴於江戴是
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賦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賦之所不忍捨者莫
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
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予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
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斷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賦賦曰未也者其罪如
律若是足以守之賦賦曰未也世有無佛而殘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賦之
以是與予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
是而不悛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
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閱以
之矣難矣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閱以
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賦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
二十六日記官師沒於治平三年此云四年者一氣并敘至載是四版
以歸句止謂以四年到蜀也又題卓錫泉云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派峽歸蜀
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此治平三年六月後
回書中四月到家之語是江行正一年也

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尚

案

贊敘云王氏名閏之字季璋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又祭文云致
莫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
斜川集云君錫名介謂君生於慶歷八年戊子至是熙寧元年戊申年二
十一乃通義君堂妹也其弟名箴字元直已詳前註年譜十二月公與子由
皆不載今備考於此公籍娶年月未詳然不出十月後也

還朝挈家累去以墳隴田宅灑掃支納戚郇弔祭酬卹各事委付比鄰之總

角交楊五濟甫者掌之又屬堂兄子安董其成焉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又

書云東坐艾松甚煩照管如更合艾問苦兄與楊五哥畧往觀音分明點數
根樣交付佃戶免致接便偷砍也然與出榜立賞吾人告飭所者亦佳一
切告畱意相度又書云五郎卽乍失母毀痛難堪吾兄情貧遭此固不易
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殞歛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
一奠餘俟少暇也又與楊濟甫書云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
得此感荷不可言謂中都公子子准幼子不危字子安者家居不仕公之
堂兄也故家事之大者皆取決於子安公出蜀王淮奇蔡褒楊宗文來送褒
二十七年而子安沒後惟楊濟甫始終其事云王淮奇蔡褒楊宗文來送褒
爲種荔枝以期公歸本集元祐四年寄蔡子華詩云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
荔子待我歸荔子已丹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蓋時
已越二十二年矣公帥杭時也王宇慶源蔡字子華楊字君素皆公執事
王又同安君之叔也公謂之三老故并記之餘詳卷一總案過青神條下

視正信疾遂行本集正信和尚塔銘跋云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與吾先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末也巳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也巳以其所作偈頌及塔

記相示乃過成都至中和勝相院惟度已化去矣惟簡作僧統為雷旬日本

書其末中和勝相院記云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同惟簡過書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已矣

中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已矣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

寧院觀孫知微所畫四堵湖灘水石屬蒲永昇臨之本集畫水記云唐廣明

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孫知微得其筆法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一

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閃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覺酒放浪性

與書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王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

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川戚氏書水世或傳寶之如董咸之故可謂死水

名勝相識壽寧院並在大慈寺中皆惟簡所主也公後以永昇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五

四幅遺鞠持正又以四幅遺趙晦之並見書中讀賀遂亮成都學館記書遂

紀年錄以此正為黃州作云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

亮詩本集書賀遂亮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

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也成都學館記

送亮撰顏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嘗慮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魏公書

此詩乃遂自閩中至鳳翔不及游二曲使人問訊董傳謂正月過岐下使人

問訊其家者乃并敘董傳事也是年因趨長安二十九日與范純仁王頤子

在長安度歲其十二月過岐下明矣

由會於母清臣家頤出觀公所跋醉道士圖則章惇繼其後矣本集載章惇

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矇絕倒子厚書為之大噓再題其後本集再跋醉道士圖云熙

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復其為予噓也持

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歷東西轉運時也

提點刑獄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公至長安純仁正官陝西轉運時也過陳

漢卿家觀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

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其詩

云昔我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潯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蝴蝶飛聯翩

此指長安見畫時也公以熙寧元年戊申過長安見此畫越十一年而得之始作詩餘詳卷二十一總案米黻節於雪堂觀畫條下三十日韓琦座上觀王頤石蒼舒草書琦曰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也公退而記之本集書王石草書云王正父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東都事畧琦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既復土琦累辭位拜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詩公至長安正琦作鎮時也此條初不解所謂久而審辨乃知記韓琦語信爲是時所作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五

夫

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 男霖圻覆較

熙寧二年己酉公年三十四是年二月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

介堯遣使八人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十月富弼罷陳升之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韓絳同置三司條例閏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常平

廣惠倉行青苗法應郡縣每歲春秋未熟正月公在長安董傳自二曲來謁

據民等第以常平及廣惠倉錢散取息董傳論詩本集記與董

會於傳舍識傳今年正月傳至長安見賦於傳舍董傳論詩云故

人董傳善論詩子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

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

為獨過薛紹彭家作杜甫所題曹將軍九馬圖贊薛紹彭家傳贊敘云長安

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奪毛師子二駝在焉作九馬贊牧者萬歲繪者

惟霸甫為作詞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

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正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盛挽磨派濕九泉

壯壯驪黃自以為至駿其一毛棄我千里蹏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嚼

其示二月還朝註官仍居南園王安石已專政呂惠卿曾布魯為謀主盡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宋成法以亂天下正復少競進之日羣小得志之秋也

東都事畧云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

也舉進士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安石好讀書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

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病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

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不次進用可以激奔競之風尋再召試

又固辭由是名重天下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未幾除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惟恐進用卿當立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事

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惟恐進用卿當立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事

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

與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常平倉

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增價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價糶平倉

歲貲貴傷民故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價糶平倉

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

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為百姓惟苦

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嚮者役人皆上

等戶賦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以金帛為

於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什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

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

鄉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又令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

日一教閱每一丁教閱一丁及諸縣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習於游惰

不復務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自是四方爭

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立除貨之法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權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而天下騷然矣自安石變法以來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安石為神宗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為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今恣人欲敗先王之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此所以紛紛也神宗以為然熙寧二年拜禮部侍郎中正道而下平章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間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又呂惠卿傳熙寧二年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為可行者呂惠卿會布也謂熙寧王安石初無知者始因曾鞏游於歐陽修之門修嘗薦以諫官意弗滿也安石素微陋揚知中朝巨族以取重日奔修於相門呂惠卿之子維若韓億之子維若稱揚之於是富弼文彥博韓琦皆為所惡而司馬光亦與厚善視若聖人之後出神宗在穎邸每聽韓維講說稱善維輒曰此維友安石之說又嘗薦以自代及其即位驟進此乃腹心之疾內潰而出無藥可治公著維之罪可謂上通於天矣安石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云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其交相推重如此及安石得政以八元八凱薦之俾為中丞而公著迫於任天公著既居洛中不便安石復以驪兜共工彈之遂逐去此豈君子之交耶公著既退居洛中

謂邵康節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安石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因答曰此公著之罪若盡據其美傳則失實矣在朝大臣中知安石之姦者惟張方平一人安石亦甚懼之以方平每錯磨之耳方平已為執政惜以憂去安石遂進使其立朝尚可救正公著輩之下毒而呂誨之流猶足有立也其後老臣皆逐富弼嘗至南都見方平浩然長歎以為人之難知方平曰不難知蓋其氣足以吞安石而有為識高諸人遠矣奪其神宗所授之章當國微用老臣獨於方平則遏抑之一切恩禮皆不行又奪其神宗所授之章當國微用其父夷簡之積棄范仲淹一轍公嘗奏請加禮存問亦不報豈從古社稷臣皆若此哉其安石以後事及呂惠卿會布

安石素惡公議論異已仍以殿中事實並詳卷十二總案王莽董卓題下

丞直史館抑置官告院 執史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而以子由為制置三司條例之屬欒城集類遺老傳云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以為錢主轍議事多捭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讀之轍曰為錢貸民使出息二分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有賤必糶有貴必糶安用貨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責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埃也介甫自是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

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忝散
秋斂與介甫意合卽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謂案子由所
云神宗嗣位三年乃治平四年至熙寧二年也青苗法行於二年之冬如以
熙寧三年論則史傳槩不合矣至其所議不合而去事在熙寧三年而子由
卽從嗣位三年一直敘下其

四月間董傳訃為經紀其喪上韓琦書

韓琦上

自為作傳轆轤如此何也
書云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賦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
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文字有出塵之姿詩
與楚詞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
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
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經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
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妾近有彭駕輦者
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
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
夫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
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然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
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
能有所濟公若猶憐之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嘗往涇州而宋迪度支
在岐下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
予其家傳平生所為交當書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謂是時韓琦
罷相判永興軍故公為此書也查註既誤編和董傳詩又前編楊者詩云
宦蹟自後不復入秦者尤誤蓋眉山陸行必經成都出閬中由鳳翔以達長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三

安然後送任倅黃州兼寄其兄孜謂子由送任師中通判黃州詩云一
為大名推官至是熙寧二年己酉

正五年也公此詩亦同時所作

照堂詩云有僧訪我攜詩卷自說

初成淨照堂以是知本堂在京也

直史館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嗚呼與賤之既斂

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峪山西其孤獨使來告軾曰嗚呼與賤之既斂

也哭之其可無詞君始舉進士甲科為毫澗邠三郡職官後為應天府錄曹

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為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

入岐府以經術輔道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夜時年五十詞曰中

心樂易氣淑均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翔翔子蕃壯兮宜壽黃者隕中

身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願嗟眾人誕失類兮嬌婦犖兮寄題石蒼舒醉墨堂

舉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詩

東都事畧云神宗曰諫官難得卿為朕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

卿爭議之時乃熙寧二年十月以後事也

以詩

年譜紀年錄各註皆失載此事今為補載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贈

子由送王頤殿丞詩

云自從旅京城所向愈無過君來曾未幾已復向

南國是頤已於是年至京註官以去
王鞏來學本集辯舉王鞏劄子云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

當在冬中也公詩亦此時作無疑
爲鞏跋藏真書本集跋王鞏所收藏真書云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

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
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

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作張士遜硯銘本集鄧公硯銘敘云王

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
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公名本以惠

三年庚戌公年三十五是年正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以惠

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立以名聞敢沮抑願請者按罰亦
如之二月司馬光樞密副使辭不拜三月廷試進士始用策四月趙抃罷韓

絳參知政事五月罷徐副使七月呂公弼罷馮京樞密副使九月夏人寇慶
川韓絳宣撫陝西曾公亮罷鄧公克罷鄧公克罷鄧公克罷鄧公克罷鄧公克罷

執政十月夏人寇環慶陳升之以憂罷十一月韓絳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十
二月行保甲法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行更成

法二月行保甲法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行更成

正月和楊褒早春詩此詩施註原編初到杭州詩前查註合註從誤

非過類及赴杭寄和之詩也又案藥城集有和楊褒直講攬鏡一詩編送錢
藻出守婺州詩前時藥方官於都中而錢藻守婺乃三年三月事今據此改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六

編三年正月爲當查註以楊褒於治平間通判潁州疑爲過類所作考治平
初元至公赴杭已越八年難以懸斷而合註謂劉貢父彭城集亦有和楊褒

早春詩時貢父正在京信爲同
二月和柳堯叟寄詩此詩作於寒食之

時和作於詩之說爲益信也
公與子由並在長安則兩公之詩皆三年所作也
子由力詆新法王安石怒將

加以罪陳升之解之類濱遺老傳云楊叔介甫共事操

爲學官以去有初到陳州詩類濱遺老傳云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

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
安道於熙寧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判都省神宗詔之學官皆力辭遂知陳州

神宗問曰能復少留乎對曰退卽行矣蓋安道是時
惟忍去之不速其子由應辟以去亦必在二月也
公與孫立節定交安石

使代子由爲條例屬官立節不可本集剛說云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可屬

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
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
案五總**三月呂惠卿知舉公爲編排官舉子希合爭言成法非是葉祖洽試策**
言祖宗法度苟簡因循當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呂惠卿置三等

公奏黜之葉祖洽竟以第一人及第

本集元祐二年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

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

行黜落又貼黃云葉祖洽及第日臣賦係編排官

制科尤難惟吳育與公得列三

等蓋至是而科舉之法宜命矣

制試策引狀云右臣準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進士對

御試策引狀云右臣準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進士對

制試策引狀云右臣準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進士對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五

案

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
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
數眩之哉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行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
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邳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
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
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
乘輕車馭駿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哉其晚也賈宰相救之
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哉其晚也賈宰相救之
不可
俛首不言蘇軾青苗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送
錢藻守婺州
錢藻守婺州
錄三年三月送劉攽倅海陵曾鞏倅越以上
三詩施註查註編次前後不一今檢出類編四月參知政事趙抃以諫青苗
不聽求去除知杭州為鄉人梁處士求題綠筠亭詩
此查註據以為熙寧四年所作也後二十五年乃著此本獻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亦有扣足年月者率多一年如此跋即當以二十六年為二十五年也據公
所作趙清獻公神道碑是年四月知杭州杭即從青州及公赴杭倅任而趙
即移知成都自此更遠矣今據跋
改編趙抃罷政之日庶幾為當
送安惇失解西歸作詩
東都事畧云安惇
字處厚廣安軍人

也以上舍釋褐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遷右諫議大夫惇黨附章惇而與蔡京比遂同奏元豐末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於輔立之際陰懷異志衍坐誅元符初爲御史中丞惇與摯序辰看詳元祐詎理所公案惇奏凡得罪於元豐之間乞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由是復施行者千餘人又以文及甫與邢恕書授蔡渭使訟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害其父確謀危宗社奪其子孫恩澤存者正反坐之法投歸之嶺外又奏元祐初置詎理所摯胡宗愈傅堯俞等乞加罪悉皆坐謫徽宗召還鄒浩惇乃言浩先朝所棄不可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於是左正言陳瓘論其罪惡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尋褫職復論詎理事與序辰並除名放歸田里以郊放復官提舉太平觀知滁州召爲工部侍郎鄒浩兵部尚書崇寧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贈侍進修子郊邦鄒管指斥乘輿寧其族人所告坐棄市邦勤停涪州編管惇追貶歸安惇晚遇一旦得章惇引進遂逐其姦凶二惇幾於無所辨別故傳亦詳章惇不更詳安惇也二惇傳須合看前註不詳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六

案

與文同游淨因院爲道臻作書記

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攀拳瘖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理如是而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又畫兩竹稍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將爲記之

十一日作文同墨竹跋

本集跋文與可墨竹云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奮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有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記李元直篆本集記李通叔云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瞻書通叔篆手疾書初不省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篆題其後因戲書此通叔其字云

會於觀音院相與賦詩燕飲作子平詩敘

本集送章子平詩敘云觀進士登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賁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可謂盛矣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救者也雖微舉首其就能加之然且困蹶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或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九月丁

未會於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饒之雷案熙寧三年九月戊子朔丁未乃九月二十日也本集譌作十月丁未已更正又章惇之子撥字致平公元祐三年知舉所得士也本集亦譌作章子平其十月一日觀文同草聖并記劉後本案引章致平事亦皆更正并記於此

放李常作草本集跋文與可草書云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難以對曰可謂秦吉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問僕吾書落筆來何如僕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哥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和王誨

夜坐送蔡冠卿出守饒州雷案此詩施註原編倅杭之前查註移編倅杭之事公此詩自當作於京中今過宋道家聽琵琶並有詩雷案宋道字叔達家改編於此餘詳題下註中

過宋道家聽琵琶並有詩雷案宋道字叔達家選之弟兄也此詩施註原編倅杭卷中查註仍之毫無依據合註以為未出京以前作大抵此詩不作於洛即作於京以宋叔達方仕於朝故也本集雖無過洛明大抵然作別子由詩跋也西京乃原廟所在差事勞午經旬往復無可稽考謂公必不至洛者獨查註耳今送文同出守陵州并作玉堂硯銘

玉堂硯銘敘云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子瞻為之銘曰坡陀彌漫天濶海濶巨源之硯淋漓蕩瀟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硯南山之松為煤無餘涸陵陽之高山上至難得水故以戲之為王安國作硯銘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七

王平甫硯銘云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漸平甫之硯而賦銘之東都事畧云王安石弟安國字平甫自少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文語皆驚人神宗嘗命位近臣薦其才行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除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呂惠卿諂事安石安國惡之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於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論之曰宜放鄭聲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安國坐非毀其兄放歸歲餘卒子雷案元祐中為趙有薦鄭俠王旂狀詳卷二十八總案此銘雖數語其子雷案亦在矣

吶作文同畫竹跋本集題趙吶屏風與可竹云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思之其面目嚴冷不可使靜險厚鄙薄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子處遂請遠郡以去公與之中子追生雷案追字補官數月議事不合得小參處遂請遠郡以去公與之中子追生雷案追字極厚然自是不復見矣趙吶乃閣道之次子時官京師中子追生雷案追字年庚戌生詳見卷一

熙寧四年辛亥雷案此年三月韓絳罷六月歐陽修罷蔡州以學士少師致仕富弼判亳州坐格青苗法徙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

正月樞密副使馮京薦公直舍人院雷案續通鑑長編云熙寧四年正月用上欲

用張琬直舍人院馮京復薦劉放會鞏蘇軾上雷案長編以罷府王安

推判杭皆作三年誤本集權府推乃四年事本傳亦作四年今更正

石欲變亂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之公以為變改無益徒為紛亂以患

苦天下上議學校貢舉狀本集狀云熙寧四年正月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

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

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

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

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

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

為力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

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聽於

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蠹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

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若

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

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鄉舉德行而畧

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採譽望而罷封禪或欲罷經生樸學不

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臣請言之夫欲興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

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

科立名以廉取人則幣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意無所不至矣德行

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八

案

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
士不過如此也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
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可莫能辨也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
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
中葉結為朋黨之論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去
以為明經其餘皆什管不化者也令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
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亦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
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二亦疎矣必欲發後良黜庸回總覽眾才經畧
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
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
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挾此議上神宗
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
悟曰吾固疑此得賦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
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
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既退
言於同列安石不悅邵伯溫聞見錄云神宗欲以子瞻為同修起居注介甫
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為開封府推官以

因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以上皆宋史本傳所載熙寧四年原

自權府推始有買燈之諫及兩上神宗書本集各書狀載熙寧四年及各銜

位甚明又元符三年庚辰公和韶傅李通直詩自註云僕昔為開封幕先公

為亦令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自熙寧四年辛亥數至元符三年庚辰正三

十年也其可證者如此至上神宗書安石使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編以謝景

通判杭州各事宋史本傳墓誌並載四年一符合惟續通鑑編以謝景

溫論奏通判杭州俱載三年又云明年夏末秋初出都是公以抗倅在京開

住葭年而權府推上神宗書乃景溫論奏之所由悉移入三年矣考本紀熙

寧四年夏五月行免役法其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官戶之家舊無

身役亦令出助役錢而書上公何由知君相必行而乃預言之乎長編丁女戶

皆詳論之若移三年二月公何由知君相必行而乃預言之乎長編丁女戶

與本集無涉可置弗議緣合註已引載其說又斷云以上皆三年事今依公

年譜附載四年既來亂集日後勢必亂案此則不能已於言也特駁正公

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遂上諫買浙燈狀本集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奏臣伏

見中使傳宣下府司市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

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

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蓄之彌年小體則

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燈可添價實豈可減價息翻此事又無拘收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九

案

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近日小人妄造
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
此數事朝廷所無亦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
民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
約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省鷹大亮不可明皇遣使往江南
採鷓鴣江州刺史州倪若水反其使命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
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此數人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有司有二此數人
裕上疏論罷使陛下不奉詔臣忝備府及奏上即詔罷之公既承治亂無隱之命
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臣忝備府及奏上即詔罷之公既承治亂無隱之命
察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

復問買燈停罷驚喜過望至於感泣以為有君如此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
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而王安石創行新法實治亂之機也二月上神宗書
本集上神宗皇帝書云熙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
府推官臣蘇軾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有於買燈者
矣固將有待而後言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人心之於人主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之
有田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稿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
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也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使副判官百年未嘗闕事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
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十

案

奇吏皆惶惑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
 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
 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
 一出民且狼顧雖人言未必皆然而疑似有以致謗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
 事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十年與使者四十餘輩利之器也驅鷹犬而我
 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羣網利而入江湖鷹人曰我
 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
 三司條例司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則何
 苦而不罷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
 靜吉而不罷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
 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胥吁幾不欲以此為衛其誰不能且遣使縱
 徒間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衛其誰不能且遣使縱
 橫本非令典漢武遺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
 無術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成矣至於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在此種敢不從
 臣恐陛下下策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
 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內何補於民天下久
 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
 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承業苟欲追收
 甚非善政又有好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措用五穀或有他物充代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徒聞江浙數郡服役而欲
 措之天下是猶見燕雀之粟箭唯蜀之踰鵠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
 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
 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樵悴可知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
 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雇人若有逃者罪必輕於逃
 軍則其逃必甚為其官長不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
 逃亡之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
 雇人之責官所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庸錢以備官雇則
 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
 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又欲使坊
 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
 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里有布
 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
 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
 費豈特三三倍而已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家有丁
 而尚幼若假此而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亡之則是有海忍不加恤青
 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
 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
 不惜哉東南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
 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士

案

是空文縱使果不抑配計其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邦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無錢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外孰救其饑且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竭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夫商賈之事由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設官置吏簿書虞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錢一出恐不可復今有為其主牧羊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

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篡弒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蠱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助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風小所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用兵十出而九敗府庫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讓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數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既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先有三百餘人占闕致進調者待次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古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主

案

有大國問鼎之憂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者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餘重權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鼠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不足以防姦不可以無姦廷清明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法姦豈可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讒交至公議所在亦可委之矣雖豪傑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不發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不發事不生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狗養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孫寶有言小人居其間則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萬一有言周公大聖召則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詎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陛下安可不察方勻泊宅編云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待制帶鐵枷苦令某白相公但說某時某處所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會議復肉刑致此乃與武弁之夢畧同論案王

安石親見其子雱荷枷鎖冥中因捨半山園宅為寺以薦雱福宋人記此事者甚多非夢幻也安石又嘗騎驢自鍾山歸道遇婦人投約令赴有司不可使老兵彊受之及歸檢視則一塵覆鐵紙微從祀廟廷且班壓孟子上其奈孽夜遂卒如問其飾終之榮則位躋大藩而從祀廟廷且班壓孟子上其奈孽鏡臺前懲其既往有情到不堪迴首者乎公上此書雖不見聽而甚者三月欲復內刑一語逆折奸萌卒以化消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詎不偉哉

詔使監司體量抑配又將先試三路因再上神宗書
云熙寧四年三月
 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推官臣蘇軾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後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臣愚忝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近者中外謗言陛下已有悔悟意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此之未悟者道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綫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警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自古存亡之所奇者四人而已一日軍二日吏四曰主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懲徒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

侍讀范鎮應詔舉公

本集范景仁墓誌云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

入三年安石懼疾使謝景溫力排之

皇宋治迹統類云謝景溫恐軾為諫官攻安石之短故力排之

過安石窮治無所得

續通鑑長編云詔江淮發運湖北運使體量殿中丞直史館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賈販及命天章閣待制李師中供祈照驗見軾安置差借兵卒事實以聞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奏故也景溫與安石連姻安石使之窮治卒無所得

誤范鎮為上疏辯誣且攻安石詔鎮致仕

續通鑑長編云范鎮言蘇軾治平中父死韓琦與之銀三百兩鎮致

修與銀二百兩皆辭不受

今言者以為多差人船取私鹽是厚誣也詔鎮致仕本集范景仁墓誌云公以軾應詔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善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

公即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

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之

落翰林學士遂致仕

御史臺司馬光奏對垂拱殿神宗諭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

光曰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安石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且軾雖不佳豈不賢

於李定雖禽獸之不若乎

續通鑑長編云司馬光奏對垂拱殿上謂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手仇在遠軾以素稿傳之韓琦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尚

案

銀三百兩不受乃取鹽及蘇木瓮器光曰責人當察其情取鬻之利豈能及雖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且軾

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之不暇母喪禽獸之不如

謂謝景溫得軾侍御史又代李定辨母喪後景溫得仕中朝結好安石以妹嫁安禮得驟擢侍御史又代李定辨母喪後景溫得仕中朝

元祐大臣徒知河陽死李定少學安石以孫覺薦至京力言民喜青苗法於是言不便者皆不聽立拜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封還詞頭皆罷陳薦

因疏定匿母喪曾公不辯但乞補外六月以大常博士直史館通判杭州

續通鑑長編云軾不敢自明久之乞補外上批出與知州

因和子由初到陳州韻以寄之

海陵詩前即為三年作查註從誤詩有舊隱三年別句公以熙寧二年己酉自蜀還朝至是四年辛亥為三年之別又有那更治刑名

句謂不合作杭倅也又有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句謂在京送別子由名處作詩以寄此乃四年六月倅杭命下之後用子由舊韻以寄無疑

若謂題和子由初到陳州即以爲三年作則詩意全誤今改編於此

既上謁

辭遇趙成伯於殿門外

本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云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

辭遇趙成伯於殿門外

本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云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

胡允文掾計省亦相遇於都門然公已瀕行矣

本集掾胡執中文云其歡不

逾頭

公以治平二年乙巳與執中遇於華州逆旅

聞歐陽修致仕作啓

至是熙寧四年辛亥執中至都而公已將去正七年也

聞歐陽修致仕作啓

至是熙寧四年辛亥執中至都而公已將去正七年也

聞歐陽修致仕作啓

至是熙寧四年辛亥執中至都而公已將去正七年也

聞歐陽修致仕作啓

至是熙寧四年辛亥執中至都而公已將去正七年也

聞歐陽修致仕作啓

至是熙寧四年辛亥執中至都而公已將去正七年也

聞歐陽修致仕作啓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五

案

長編亦載三年今已列入四年考宋史司馬光權判西京雷臺在四年七月四月此乃光過關上殿因奏對及之亦四年事長編聚入三年誤矣

將發往辭王素於佚老堂飲酒至暮論當世事素曰吾老矣子厚自愛

儀真贊云熙寧四年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出都赴陳州舟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

中和蛙鳴青草泊諸詩至陳與子由同遊柳湖觀鐵墓入厄臺寺考其跡

記鐵墓厄臺云舊遊陳州雷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到柳湖傍有邱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嚙其趾見其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和子由柳湖感物詩

東漢陳思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為近之

詩合註從之今改編於此為當

臺詩子由在陳多與李簡夫倡和及公往訪而簡夫病不可見

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平生不炫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真也熙寧四年

賦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初與崔度張耒遇於

陳州子由在陳學幸畧與垂顧

張耒時從學於子由故論者以為少公

客也後元祐中公在翰林
拔置館職未始為門人
十日夜與子由崔度飲月下
講案明年此夜公有懷子由崔度詩云去年舉君苜蓿盤夜傾闔酒亦如丹今年還看
寄題傅堯俞濟源草堂作陸洗

挽詞謂濟源草堂陸洗挽詞二首樂城集亦
九月公行子由送至潁州本
與寶月大師書云蒙恩除編管蓋同時所作

陪燕西湖并作潁州初別子由詩
謂施註原編潁州初別子由二詩列歐陽修於里第為賦所蓄石屏

仍之合註謂查註不應編歐陽二詩之前者
二題又據烏臺詩案當編十一月到杭州任後尤非但詩案乃查註所引自為矛盾此則作於未發州之前一也然尚可以追憶解時其詩云念兄適吳越霜降水初冷是別於九月下旬也

猶未發也因以證公之起句云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
前夜已益惜此須臾景歐陽公四子是時惟次子仲純在侍下有據則本集有往者見君頴水之上之明文也由是考詩乃公與諸子亦別挂帆將去之時始於夜間與子由舟中話別作詩乃同此一事故有雷連須臾等句與和詩平明當發對鐵情顯然矣但似此考定則歐陽少師令賦石屏及陪燕西湖二詩必非後作情事計公九月雷連約兩旬有餘施編與樂城集之誤不問可知必移二詩於初別子由詩前刪去查註所引詩案十一月作詩誤句則永無歧說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六

十月二日抵渦口遇風出潁口初見淮山至壽州李定出餞城東龍潭上

並有詩謂此李定即烏臺詩案承無譏諷文字之李定當即指此詩也殊為相在仁宗慶歷三年似其甥年齒至是亦稍長後其孫彭註本集詩查註既引揮塵前錄之三李定烏臺詩案之兩李定輒云未詳孰是合註亦無

難分別也過濠州游塗山彭錢廟莊周祠觀魚臺虞姬墓四望亭浮山洞諸

勝作詩過臨淮趙成伯餞別於先春亭上
於杭君亦通守臨淮已而見君於本集密州通判題名記云余出官

臨淮劇飲大醉作泗州僧伽塔及龜山詩
查註云前篇有再過龜山之句乃自徐移湖於先春亭上

詩也初赴倅杭有渦口遇風洪澤遇風二題故此自徐移湖是為歲五周矣故下首云再過龜山歲五周施編倅杭竊今皆改編自徐移湖卷中

辛亥甲寅已未三過泗州其僧伽塔詩之我昔既編已註未移湖此即未來之詩之今我即守密再過之詞詩當編甲寅又復改編已註未移湖此即未來之

我今不能牽入今我也如謂此今我即指移湖則前之我昔當指守密而渦口洪澤遇風之詩須編甲寅其說方合若仍以倅杭註我昔又以守密移湖胡

混今我此查註本意但我昔今我之詩只一首或作於守密或作於移湖中間相距五年公固不能兼稱今我詩亦只能着落一處也詩公自辛亥倅杭

至己未移湖凡歷九年查註以其年數與下首再過龜山歲五周之句不符
又欲並改己未移湖以示異故於下首則增出甲寅守密以合歲五周之句
於上首又欲抹去甲寅守密以混今我之句謂皆己未移湖所作但甲寅守
密公由江淮取道海州後自宜興起知登州亦出此道皆不過泗州今必坐
實守密過泗查註婚得於甲寅起限扣足歲五周卽如其說詩當云三過龜
山與再過不合也此二詩如去無所逐飄蕩何求等句明寓上言破出之感
若入移湖卷中氣局全別其再過五周句合註已
引丙午載喪過淮至是五年爲據今復施註原編發洪澤湖遇大風十六日
至山陽風雷雹霆陡作已而復晴赴楚守飲記詩抵揚州與劉攽孫洙劉摯
會於錢公輔座上作三同舍詩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時爲廣陵守餘詳卷十一總案錢公輔哀詞條下

公詩編註集成

卷六

七

案

